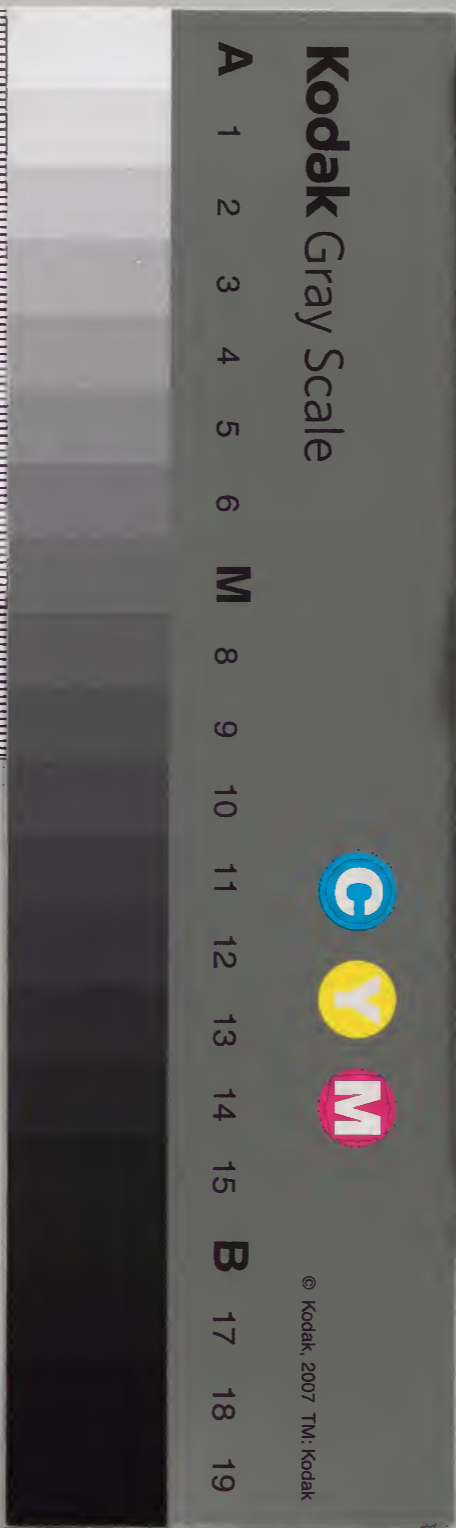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七二	三六二	六九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四七二	三六二	六九
類	號	冊	架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712
冊數	69	(4)
函號	362	6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翰類選大成賦類目錄卷第五

元

熊與可瑟賦

姚端夫烏木杖賦

趙子昂吳興賦

紈扇賦

脩竹賦

袁德平求志賦

朱伯賢弔賈生賦

震澤賦

虞伯生畫枯木賦

馬伯庸傷已賦

李惟中感志賦

蒲得之雪軒賦

張希孟鸚鵡賦

黃潛卿太極賦

李丙奎石鼓賦

李朝瑞天馬賦

歐陽玄義門賦

楊宗瑞辟雍賦

廖成大禹鼎賦

何克明雲夢賦

方君王龍虎榜賦

周尚之科斗文字賦

孟泌凌煙閣賦

林中節四靈賦

彭士奇泰階六符賦

蒲紹簡登瀛洲賦

吳朝陽陽遂賦

方仲鈞無逸圖賦

劉性石渠閣賦

周鏜大別山賦

徐容太常賦

馮勉清廟瑟賦

羅朋玉燭賦

曹師孔靈臺賦

李子才繭館賦

江孚龍虎臺賦

陳植金馬門賦

李括蒲輪車賦

鮑仲孚龍馬圖賦

李廉王會圖賦

毛元慶黃鐘賦

沈幹浙江賦

李原同江漢朝宗賦

邵公任暘谷賦

胡翰少梅賦

吳立夫狙賦

定命賦 尚志賦

貧女賦

任叔實燈花賦

寶祿賦

傅與礪郊祀賦

觀瀾賦

陳衆仲瓊茅賦

味經堂賦

無名氏龍虎山賦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五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伴讀慈谿馮厚校正

賦類

元

瑟賦

熊與可

名朋來豫章人
福建清州判官

庖犧氏之創物兮始弦桐以為瑟象離三之虛中兮戴
九梁而洞越弦大衍之五十兮不勝悲而半折浩朱襄
之飄兮肇五弦於士達瞽三之為十有五兮重華作而
增八灑有番弦兮或二十而贏七必五五而乃定兮與
天數以為一紛弦樂之殊名兮皆放此而後出夫是以
稱樂器之宏兮莫敢擬大而度長歷炎黃而陶唐兮為
咸池之大章韶以詠而永言兮聲依永乎虞歌之明良

及周爲雲和兮友之以龍門空桑想夫制作之妙伶倫
吹箎后夔拊手晏龍度左公輸斲右其長爲黃鍾者九
兮倍其九以爲首也其商爲頌瑟兮其宮以爲雅奏也
夫惟瑟聲者歌聲之所主弦二十有五兮旋宮具也七
弦相爲律兮審弦五也鳳和鳴兮其句也鴈行飛兮其
柱也歌必取瑟兮既歌而語也徒歌曰謠兮徒鼓瑟曰
步也恒爲堂上之樂兮瓠竹在下也名其登歌之器兮
無故不具也瑟教廢則歌詩者莫之爲譜也是以聖門
亟稱於瑟自琴以降豈無他弦而有所不必言焉胡不
觀於魯論乎孺悲之所聞黜爾之侍坐由也之在門弦
歌之聲託瑟以傳又不觀於國風之唐秦乎唐有山樞
秦有車鄰皆專言乎鼓瑟不見刪於聖人胡不觀文王
之廟祀乎一倡三嘆應弦如見歌呼於穆遺聲盈耳升

歌示德舍瑟曷以又一觀於周公之禮經乎飲射賓燕
禮盛樂備登歌在堂閒歌在陛或以瑟二或以瑟四堂
上侑歌惟瑟而已若乃騶虞狸首閒若疊奏鄉樂惟意
二南先後燕有房中弦樂學有宵雅之肄教皆主於瑟
而他弦莫侑此古人之所甚重今人之駭笑也自韓非
之妄論齊人之見擯秦蒙將軍剖之而爲箏易京君明
變之而爲準新聲代作古意浸泯若迺絲聲之器遽數
之莫能旣侯氏之坎坎師延之靡靡嵇阮寄嘯之具秦
漢鼗鼓之戲於是六合百納絲桐亦改其制太乙天寶
弦柱各出其新意吳蜀楚之聲不同平清瑟之調滋異
厥有鷓弦金縷左振右擊檀槽銀粧孤柱四隔立擗卧
摘竹軋木搯白虎之爪黃金之撥能使師曠瞶瓠巴拙
但見吃阨蘇葩俳優裸裎以助其喧豗都曇臘荅急笛

悲築以奮其周斲觀其指法則秦箏多撮琵琶多撥空
侯多擊柳琴多擊竊比於琴家之揉吟按抑孰若一弦
一柱取聲於自然而不假弄手以為力也弦樂莫先於
瑟他弦行世而瑟不行焉是棄其祖而為反裔之從推
其根而葆由枿之萌也若迺道調僊呂託異人之夢授
而律呂每混於俗稱怨湘哭顏疑胡琴之避徵而曲調
例闕其徵聲又孰若一弦七律諸調皆在焉而隔八之
弦自相生也然而箏笛之耳未能聽古淡者見操瑟而
已嫉章句之儒僅知守詁訓者聞歌詩而自失惟夫陸
沈野逸舒湮宣鬱宛其俟命且以末日人莫我好而吾
瑟之僻於是采孤桐兮南山之陽致文梓兮北山之北
本以黃鍾度以周尺遂練朱而繩絲雖繪絲而貴質小
絃之縷七十餘二大弦之絲八十有七初促柱以高張

乍試手而拂歷始肄蒿萃之食載歌寤寐之服但聞誦
詩之聲莫知弦指之力逮手熟而習貫益心悅而忘倦
為之歌伐檀若有斲輪乎河岸為之鼓考槃若有叩槃
乎山澗方且陳懿戒以自警聽衡門而無悶賦白駒之
逍遙諷淇澳之瑟憫和銜鳴兮中清寄散聲於咏嘆
共赤松而調均異湘靈之悲怨儻流魚之能聽付狸鼠
於不見誦閒情以自欣虞僕人之見訕遂迺避俗塵而
韜錦且弛弦以回鴈善吾瑟而不鼓思悠悠兮待日亂
曰皇羲肇瑟韶以詠兮姬孔歌詩瑟之盛兮瑟遠詩存
歌不傳兮孰能誦詩惟朱弦兮勿永諧世我思古兮解
弦彈柱羨昭文不鼓兮

烏木杖賦并序 姚端夫
名榘文獻公之子
州柳城人集賢大士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額嘗析一杖遺

余許爲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
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繇者豈
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
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爲之聲石與其堅難結伐
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爲
玄要出人爲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
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梳蠟其膚市者一濯
已呈蒼枯胥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受形其本
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
斧取觀之內各異色樟柞稠文杜棗栲赤檀栢柘黃蒲
櫟楸白與爾萬里遐裔絕域瀘雋杉紫儋黎沈褐居
賓雞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贖茲庶品之爛爛

果孰漚以何澤沉於兩閒滋雨噓風敷吐華耀爲白爲
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悅瞳問誰爲之
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
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
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爲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
男丁之婦壬實雄黑而赤雌始若悍而難馭終爲夫之
所移今其色之幽幽迺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遠譬只
煬竈亦可闕彼炎赫熾而烈者焰也其煙液爲煤必黔
而緇因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既久漫漶而爲
黔又以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
宅也歎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滅之
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睟面不渥赭而深黑示
火色之索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

又足惑乎哉史循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
輟矛廬於猛士配几履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
而鏗響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為匠必求同於所異
纔黑蛇之佛彷彿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乘雲雷
而騰往也

吳興賦

趙子昂

名子昂 吳興人 翰林學士

荷與休哉吳興之為郡也蒼峯北峙群山西迤龍騰獸
舞雲蒸霞起造太空自古始雙谿夾流繇天日而來者
三百里曲折委蛇演漾漣漪東為碕灣匯為湖陂泓渟
皎澈百尺無泥貫乎城中繚于諸岵東注具區渺渺漭
漭以天為隄不然誠末知所以受之觀夫山川映發照
朗日月清氣焉鍾冲和散集星列乎斗野勢雄乎楚越
神禹之所底定泰伯之所奄宅自漢而下往往開國洎

晉城之攬秀據實公流子雉面勢作邑是故歷代慎牧
必檢大才選有識前有王謝周虞後有何柳顏蘇風流
互映治行同符皆所以宣上德意俾民權娛況乎土地
之所生風氣之所宜人無外求用之有餘其東則塗泥
膏腴畝鍾之田宿麥再收杭稻所便玉粒長腰照筥及
稍轉輸旁郡常無凶年其南則伏虎之山金蓋之麓浮
圖標其巔蘭若栖其足鼓鍾相聞飛甍華屋衡山絕水
魯史所錄盤紆犬牙陂澤相屬兼葭孤盧鳴頭荷華菱
茗鳧茨荏蒲軒于四望弗極烏可勝數其中則有魴鯉
鱖鰕鉞頭白小鱸鰕膾餘鼉鼉有蛟龍焉長魚如
人歎浪生風一舉百鈞漁師來同罔罟矜簪罩汕是工
鳴榔鼓柁隱然商宮巨細不遺嶮嶮喁喁日赤無窮其
西則重岡復嶺川原是采其北則黃龍瑤阜之洞玲瓏

長壽之塢縣水百仞既高且阻礚研嶽崮歲磊礪
對在石萬數族乎如林其高陵則有楊梅棗栗檀梨木
瓜橘柚夏孕枇杷冬華槐檀松柏椅桐梓漆之屬文竿
綠竹篠蕩雜運味登俎豆才中宮室下逮新廩無求不
得其平陸則有桑麻如雲郁郁紛紛嘉蔬含液不蓄長
新陸伐雉兔水弋鳧鴈舟楫之利率十過半衣食滋殖
容容衍衍即既樂且庶匪教伊慢於是有所紳先生明
先聖之道以道之建學校立庠序服逢掖戴章甫濟濟
多士日躋于古迺擇元日用量幣尊玄酒陳簠簋選能
者秉周禮贊者在後雍容俯仰周旋節奏成
禮而退神人和右當是之時家有詩書之聲戶習廉恥
之道辟雍取法列郡觀效誠不朽之盛事已或者難曰
自古論著之士曷嘗不識人物紀風俗哉夫人才者濟
時之具而風俗者為治之質也今子徒摭摭細碎排比
貨食高談不切炫耀自飾莫大於斯二者顧乃略而弗
錄雖文奪組繡聲諧金石竊為子不取也僕應之曰否
子獨不聞夫子之言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年且千
載地且千里人物之富胡可殫紀史冊畢書可無贅矣
若乃風俗之隆汙在為政者之所移易又弗可得而定
著也夫吳雖介在江左嘗被至德之風矣且吾聞之風
行而草偃曰中而表正上行下效置郵傳命辟若季子
為守言游為令以仁義為化禮樂為政鎮以不貧之寶
喻以不言之信即刑可使不用俗可使益盛方將還敦
朴於上古考休祥於庶徵今美則美矣又可遂以為定
乎於是難者唯唯逡巡而失意

紈扇賦

趙子昂

炎暑時至陽鳥怒飛金石為流白汗沾衣候吹纖條延
爽南扉王枕徒設桃笙安施旁皇躑躅不知所為於是
裂輕紈兮似雪製圓扇兮如月光搖懷袖涼生毛髮起
遐想於青蘋引清颺于天末蕭然襟帶淒其絺葛醒人
肌骨祥歌如脫須臾或離中腸為熱殆造物者欲解民
之愠假人力以為之不然豈天時之可奪也復有題詩
欣賞因書奇絕障輕塵以寄恨揚仁風而言別或畫乘
鸞之女或誤成蠅之筆白羽離襟而自愧蒲葵比方而
知劣及乎商氣應厥民夷玉露降兮百草金風生兮桂
枝羅衣重拂秋蘭復菲孤螢冷照寒螢暗啼棄捐篋笥
綢繆網絲班姬形中道之怨江淹賦零落之詩嗟夫用
舍有時出處有宜惟人亦爾於物奚疑彼孤貉之御冬
豈當暑而亦悲苟行藏之任道願俟時平安之伊聖賢

其不可見兮之二人又何知

脩竹賦

趙子昂

猗猗脩竹不卉不蔓非草非木操挺持以高世姿蕭洒
以拔俗葉深翠水榦森碧玉孤生太山之阿千畝渭川
之曲來清飈於遠岑娛佳人於空谷觀夫臨曲檻俯清
流色侵雲漢影動漣漪蒼雲夏集綠霧朝霏蕭蕭雨沐
裊裊風披露鶴長歎秋蟬獨嘶金石閒作笙 趙子昂
吹若乃良夜明月窮冬積雪掃石上之陰聽林間之折
意參太古聲沈寥沈穴古耳目為之開滌神情以之怡悅
著其嫵秀碧梧託友青松蒲柳慚弱桃李羞容歌籊籊
於衛女詠淇奧於國風故子猷吟嘯於其下仲宣息宴
乎其中七賢同調六逸齊蹤良有以也又况鳴嶰谷之
鳳化葛陂之龍者哉至於虛其心實其節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則吾以是觀君子之德

○求志賦并序 袁德平 名襄四

古人以賦託志或比擬賢哲或寓情幽怨或述已出處若愍志復志述志之類非一大抵皆假設仿喻依楚語屬辭余老於憂患年垂耳順白首無成因想先世遺業敘次為求志賦其言曰

稔胚暉之攸淑兮肇啓迹於虞姁逮流胤於公滿兮寔
懋衍於大姬爰錫胙於汝穎兮廣采壤於餘支及嬴項
之蹶什兮通宛洛之說辭固守儒以卒業兮闡炎漢之
由儀鍾厥美於帝傳兮暢奕葉以演迤歷東都之縣邈
兮終江左而隆衰清風邈其復振兮參王謝而並馳黎
抱忠而質義兮徇石頭以燔夷誼推本以篤烈兮謂貞
信之在茲世悠悠而遐迥兮窈譜謀之莫推迹芳馨之

所由兮劬隴畝以為基值文明之泰亨兮奮德義於海
陸沆登名於太常兮翼時彥以驂駢振英風於句越兮
雜榛蹊而闢之聯魚符於南北兮敬家聲以騰輝方渡
江之中阨兮興禮樂於折瀋濬伊洛之鴻源兮本沂泗
之宗繫始揚武於鷲雍兮嗣冠名於虎陞挺正色而不
阿兮粵忠讜乎繼世佩太阿之森鉉兮壬倭嘯昔以匿
避激齋翰淪於頽波兮徒喑鳴而歔歔黜抗言以疏遠
兮弘曲學而高位卒滔滔而莫返兮竟奄典而淪棄悼
蕪城之荒蔚兮莽荆榛之翳蒼山川鬱其嗟我兮惋榮
蕞之銷瘁耿脩名之炤悼兮齊往殆而超詣乾坤倏其
凌薄兮儼陵谷之變遷盛衰渺其難謀兮何與仆之後
先駕方舟於弱水兮刻畚鍤於石田躬勤瘁以畢歲兮
挽吾輶而莫前造窮山之岵峪欽釜兮鄰豺虎之嗥突

魑魘汲綠溜於荒谷兮刈菽藿於墻衍離阨危於嬰推
兮紛俶擾而迤蹇覽古人以為則兮徵往轍而訊驗仲
翁俯首以縮綬兮望之落落以抱關衍秉剛以放逐兮
未默默以名宦閔仲翔之通筮兮屏南交而不返既昭
望之有時兮縱余情而舒卷迺退而蟻伏兮寄余懷
於編簡宵營營而無寐兮精炯炯而申旦縣朽綆於管
淋井兮悵羸餅而三歎分橡栗於群狙兮心倉兄而不
伸涉江海而行邁兮追奔驥之飛塵羌骯髒而寡與兮
若眯膜以問津忽荼毒其重罹兮哽顛連而悲辛髮種
種而既童兮齒零落而輪困叩辜愆於蒼昊兮雲漠漠
而奚噉直躡九死而一蘇兮屬微息之僅存契靈龜以
貞卜兮墨未食而已湮卒罔罔而述適兮掩余袂以沾
巾謂玄化之窈冥兮爰屏肅平營魂形彷彿於噩夢兮

喻至理之所循俾內省於微躬兮曷怨尤乎天人既爾
生之榮確兮豢四體而靡勤仰哺啄以尸居兮媿胼胝
之黧黔下不能以傭力兮上不足以奉承乎大君徒內
吳備於願欲兮宜外軀於甄鈞觚不觚而靡用兮固宣
父之所云挾章甫以賈粵兮遇侮慢而誰因波激激而
東駛兮日濯濯而西輪睇脩途之逾邈兮飲余馬乎江
瀕佩脂韋以假飾兮顏屢頹而已沮日愀怛以流盼兮
心壹鬱而誰語緣微徑以扳援兮察愚智于今古蘭芳
馨而自炳兮松流膏而斤斧膺厲節以殲類兮蟠渾渾
而容與登長嘯以夷猶兮康皎潔而觸牯威抃舞以萎
誠兮耄失節而罔措徵執中以事讎兮色侃侃而愈嫵
諒合散之靡常兮豈得喪之有數委吾形於大順兮昭
惠迪而內顧踐康莊之夷軌兮黜健羨而罔慕頤天真

於玄玄兮鍵靈闕以爲固尋至道之所歸兮去性根少
蠱十念英華之難再兮惜吾年之云暮全所守以解
騷兮結余轡于馳騫逍遙乎無爲之園兮采芝英以甘
茹滌瑕垢以保躬兮依名德之爲據寄遙情於冲漠兮
將弭節乎藝圃激玄冥以漱潤兮伏神雀於丹淵抱蒼
龍使騰蹕兮執白澤俾潛藏御颯輪以登太淵兮叩招
搖以周旋勳瑶池之線階兮與大椿而論年嗟舜閏師
英之卒卒兮從掩抑於逝川精銷委以鮎鰲兮玄領忽
以白顛惟守中以返朴兮詎索隱之是專矚雲霞而游
目兮味泰和以自堅屏紛濁以純一兮却智慧而俱捐
警夙宵以康神兮祇吾性之所天既命義之齏齧兮置
休戚於自然泊虛舟於回渚兮逝將返乎故土問耕鑿
於沮溺兮綸陵陽之綱緒食所力以保終兮企優游於

末路希幼安之靖共兮濯清冷而遊豫風颯颯而淒厲
兮凜兼葭之霜露蹇躓豈其願兮推輪亦吾所深懼求
正志之所蘊兮庶無忝於祖武亂曰已矣乎吾誰適與
歸荆塗莽莽日耘治兮灌漑根芽長菱茲兮守質養素
不傾歌兮外息驕吝內自怡兮明明在上母我欺兮超
然而存無所爲兮誠心不疚居允耆頤兮

吊賈生賦 朱伯賢 名右天台人

恭承閒氣兮大賢天縱明王不作兮怠棄三統文章經
國兮痛哭規諷獨倡寡和兮不能從衆材大無用兮也
莫爲用烏乎夫子兮何獨使余之悲慟世溷濁而不分
兮螭龍偃蜓御濮便娟兮九韶博衍鸞鳳高逝兮鸚雀
堂壇群愚滿廷兮賢良日遠大儒逆斥兮嗇夫俊善謂
夔無能兮微炫婉婉卞薛無知兮懷由自衛於乎夫子

兮竟罹此變烏虜哀哉行或泥沮兮何爲亡故用而毀
兮天馬振迅渥洼之渚兮鯨鵬搏搖瀚海風雨兮驟龍
遺珠照耀天下兮神龜負文九疇攸敘兮嗟若夫子三
代該輔兮摯曰上天卅莫與伍兮於戲哀哉杞梓連抱
兮執斧袖手良璞萬鎰兮玉人卻走騏驎逸群兮轡御
徒後巨舟乘風兮楫者坐受命卅大材兮履昌是就夏
殷忽沒兮時非吾有于嗟蹭蹬兮孰爲此醜有大志而
不伸兮千載誰偶諄曰已矣卅其莫吾知兮子獨鬱悒
其誰尤時之不吾遇兮志之不盡施用行舍藏兮嗟憂
泣其欲奚爲獨不見夫黃鵠之高舉兮遭矰繳而羅之
麒麟之不羈兮鉏商獲以乘之謂仁者之必信兮卅無
伯夷賢正之必容兮孔孟以治傳說列星兮巖築胥靡
寧滅疾歌兮牛下單衣呂望之鼓刀兮非熊非羆將老
死於渭磻兮殷民曷懷箕子之忠諫兮終於囚累鴻範
之不隳珍兮吾將曷歸烏乎噫噫物固各有遇兮遇故
各有時服吾道之在人兮俟天定而勿違出則棄咎兮
入而莘野之夫楚萊之盧達固大行兮窮獨離居樂天
知命兮顏氏庶幾于嗟夫子兮曷獨爲爾之憂悲彼尋
常之詭遇兮孰爲之範我馳驅也循狗苟而未違兮夫
何抑爾之遠思也生民之不幸兮堯舜遠而遂使夫子
兮汨沒逢灾匪皇天之愍遺兮寔人事之弗基若夫人
之有知兮吾將指三代以爲期

震澤賦

朱伯賢

客有鄒陽生號遠遊公子倣儻玫瑰超竒拔偉衣白雲
之翩翩裁危冠之華靡神悅悅以欲逸風飄飄而疑守
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蹤超洞壑軺車前驅輜重紛

錯王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勺藥邇乃揚颿錢唐
鼓檝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松陵主人而驩
然從予主人曰子號歷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
千頃者乎生曰未也可得而聞與主人曰唯唯夏后震
澤周曰具區下屬三江寔為五湖右接天目宣領出谿
之原左通松婁中江入海之如如衆流之委群利之儲
若谿出其南溧水經其西五灣豬其東垂虹界其隄流
甘泉之清液隱雪灘於北隈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渺彭
蠡吞雲夢駕雷夏軼孟豬杳不知其幾千里之為遠疇
能計之三萬頃而有餘其澤則汪瀼高汗洶許湧奔
潏瀾漫泮溟渙渙汙汙流颺吹波結絡龍鱗日光玉潔
澄液氤縕清瀾凝漪錦花或文浪濤噴瀆澎湃泐齧出
雷騰虹蒸雨生雲呼吸陰陽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

或早莫而異觀飛揚蕩薄迅瀆汨淪千態萬狀不可殫
論其藪則碧沙曼衍黃石武夫莎薛兼葭白蘋青蒲荇
芹蘊藻芡菰荻蘆蔓菁杜若苙離靡蕪艾實雞頭草長
龍須芰荷翠沃蓮藕芬粵衆物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埤
則塗泥微露埤溼就乾歲析蔗平蒿莖正蘅蘭昌蒲馬
荔荃蓀射干圻楊絮白水柳葉丹蘋蓼早綠榆楓莫殷
朱橘火齊黃甘金丸連枝並秀駢集乎其間爾乃周流
梗槩溥覽闡址兩兩相峙鬱乎崇山其山則曾巒崑崙
疊嶂嶙峋岑崱參差如陵如墳崔嵬嶺峯峒陀糾紛上
拔仞岡下臨湄濱控地軸以旁礴逐水曲而折旋馬跡
屹立以疑疑翠峯峻拔以盤桓曷浮雲之流景俯蛟龍
之深淵空谷谿砮上火舍下火加以無底磴道宛蜒而相連其
中乃有奉真之祠供佛之堂琳宮道館梵宇禪房煙雲

縹繞金碧焜煌黃冠緇衣往來而尚羊談玄讚空學幻
言唯江或高堂以演玄或擊鮮而稱觴駕白魚之飛鯢
沂重狀之流光水產則粘蠓旋螺土蛤石花鮪鱧即鯉
鰕鱖鱔鮓縮項之鱖頰尾之魴細鱗之鱸紫甲之蝦稻
蟹盈尺巨龜專車長鮫潛鱸穹龜靈鼉周游涵泳其樂
無涯羽禽則晨鵠莊雞鵲鶴兒鷺交兼鴉鷓鴣鶻鷺鷥
群鴻來賓陽鳥攸居鴛鴦遠舉鷗鷺忘機王睢並鴛屬
玉交飛振翮刷羽以敖以嬉來如雲集去如煙晞若乃
絕岸之濱漸水之石或伏或倚或卧或立或方如珪或
圓如璧或矗如峯巒或平若几席或滑若肱肘或廉
若鯨戟或赭而赤或蒼而碧或縞如玉或黝如漆為中
流之砥柱若逆河之礪石恠恠奇奇熒熒礫礫斯又天
造之神工而出於茲水之蕩激也思昔夫差競伯圖勲

鏖戰於此勝負未分旌旗蔽空舩舩如雲始魚鼈以為
樂終麋鹿而成群迺若歸釣之徒著書之士去國鳴夷
沉舟西子亦復眇眇滄波茫茫白水主人之辭未終那
陽生肅乎改容喟然而嘆曰甚矣世道逾下而人心之
不古也吾子好學頗識典策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
茲澤之庶殖不思禹蹟之胼胝而徒歎英賢於戰國皆
非所以極遊覽之願望而攜夫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
古擊節太息請誦主人所聞而陳予所得烏喙噫嘻浩
蕩方割懷襄未平九域渟渟而莫辨百潦壅壅而不行支祁
蟠強於淮甸天兵披禱於海濱時維茲水震蕩靡寧洶
洶洶洶若若轟轟疑撼天而動地猶駕雷而鞭霆類不
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抃而洲島傾斯震之澤所以錫
名也迨夫九載既南庶士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奉令應

龍畫地以效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導吳淞以安流別淮
海而表境于時澤安其所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
靜斯震之澤所以底定也千載而下美哉禹功昏墊之
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故漁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
之經從擊楫鼓浪引帆隨風莫不連檣接舳往來乎其
中斯又其區之藪以萬民惟正之供也方今海寓清明
朝廷靜謐內宣民化外脩貢職農安其耕女效其織工
業其習商估其直士守遺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
濺洑方鎮以寧土地壘辟開禹之疆廣禹之績是以九
州之外咸仰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
沐浴膏澤漸摩浸潤流衍洋溢天無亢燥之灾人樂沃
土之俗試言其故則辟雖湯湯聖化行矣靈沼洋洋聖
澤汪矣御溝溶溶生意茫矣溥德川流遠要荒矣下視

一隅寧不隘杯水於坳鳩堂矣主人於是聳乎樂聞無
然自矢仰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柝乎滄
浪曾不帶芥于胷臆迺起為詩歌以頌德詩曰

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氓宅我土中原際昫昫徐
江漢為東萬世永賴維禹功是崇於皇禹德立我民極
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
知帝力於昭太上示民以應眷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
疆土繼禹作聖其混合四大維民之正於穆聖皇維上
帝不常敬哉有土豐豐弗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岡罔
不脩其職來享來王來享來王受天之祐於萬斯年睠
我有土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畫枯木賦 虞伯生名集蜀人徙崇仁一翰林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嚙食兮骨

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兮忽機釋而神旋遺眾壞
於暫有勒不毀之所全或壘鴻去於斤運或石泐勦於
溜穿滄無雨以如晦悅非規而能圓澹黜如其既失旋
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秋春而論年噫吁嘻被
幸以毛膏層用丹皆為流眩頤當注次獨何為託寂寞
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者邪

傷已賦

馬伯庸

名相常浚儀人御史中丞

嗟余生之多憂兮幾顛陪而數窮誓續言以自見兮力
遲古之高風呼曳龍以駕我俾曳使使為期何九稼之
不一穫兮尚偃蹇而如茲豈剖括剛刃之有不善兮將
世德之下賢薦芻艾於宗器兮綴履綦以璣環封敦莠
以塊黍岱兮謂汎濫其莫涯冠髮童以弁冠兮問禮意
而莫支決大疑於滯鬼兮憑巫傳以度括履聖言之鞿

鞞兮指綱維為械意憫相道之無朋兮去一髮之幾希
柅吾車之莫騁兮膠吾口而難辭懲前悔之不憚兮配
古道其或可思一日捨此而改圖兮念後余之病我日
浚惡以啓堙兮患世之屏經而好權遭歧蹊之多迷兮
世或謂其固然抱昌辭以適與我兮俟來學以偕行辨
百家之糾紛兮孰察余之衷情亂曰我涉大波孰為航
兮我載大塗孰為箱兮古聲惶惶金石之揚兮世無佞
兮

感志賦

李惟中

名好文

何天地之寥邈兮眇予生之有身履黃坤之博厚兮仰
玄覆以無垠鑿眾金於大冶兮偶形留夫粹質苟莫
邪而弗自砥兮固鉛敵之所同服蒙予若之倥侗兮承
鞠訓予自宮佩非善而罔繫兮服非惠而匪躬擊余革

之申申兮鞠余觴之容容擷瓠圃之日精兮濯於漣之
荷華卻穠李而弗御兮矧猶臭其焉加歲翩翩其不居
兮首元服以及冠恐圓兩之挾余兮聞耕面墜而無見
思假道于書林兮求孔氏之高明遵文衢之逶迤兮愈
多岐之縱橫助傲悅而莫適兮從文公而徵詞曰爾神
潛而志栖兮終必達夫所期果服言以從事兮羸十年
而戾之覽天庭以游目兮又欲窮夫四遐觀百氏之原
委兮究異說之貞訛泝太初之無始兮循三王之不頗
總條理于一聖兮固馴致夫中和泊余有志于古人兮
懼脩名之嚶嚶忘漆雕之自信兮惜學優之有得諱青
雲其可力而致兮謂時命之可弋較余行之吉日兮遂
觀國乎上京指閭闔以徑泚居兮奄長風而北征眩天
都之雄麗兮非下土之能名信魚龍之所混并兮亦名
利者之爲場余旣初無赫赫兮又何適夫煌煌翺捷步
之高才兮豈扶服之能躅挈桔槔之頰仰兮恐祈榮而
離辱夫何衆之熙熙兮我獨約兮而爲德資章甫以適
越兮固前脩之所爲感殮王羞以燎桂兮曩日索而焉
留有東昏之故居兮盍歸來之爲謀浮輕舟以南下兮
亂海旋之交流返弊廬以窮處兮迄于今一紀其將及
晝于茅於南畝兮宵索綯而未息傷鵲鴿之原居兮慮
鷓鴣之無室逮子荆之有羨兮羌終棄乎草澤余非昧
而至愚兮誠有徵乎前拓閭耕獲于道德兮內懷寶以
自珍豈畎畝之足樂兮閭閻漠而無聞昔樊須之請稼
兮迺獲誚於聖人摯冥冥其鴻飛兮猶釋耒乎有莘溺
耦沮之不反兮又奚足與爲群悲此志之未伸兮秉經
德之不回心飛揚而披離兮曷日夜而疚懷亂曰庶之

斯奔兮其足跂跂河魚衝波兮乃窺其尾物終必反兮
有張斯弛往不必求兮來者是竦庠不隨阿兮險不期
詭貞途安行兮不易厥止優哉游哉兮予以自矢

雪軒賦 并序 蒲得之 名道源眉州人國子博士監察御史

延祐四年余與牛君楚臣同官於翰林國史院始獲相
識君京師人宰相知其賢而有文以白衣辟用授國史
院編修官未幾求去余私謂從君游者檢閱宋文郁曰
第語牛先生云今司文柄者徒欲得君之賢以為此職
非責以朝夕奔走期會姑少留得俸金以給饘粥可乎
文郁以告君曰蒲之意甚厚然吾以早衰不能勉強非
不樂此職也但食人之食而不事其事吾不為也遂決
辭余聞之深有愧其言暨余承乏國學君使人持雪軒
卷求余序引余竊思君之取義於雪其必有深意焉今

試以君平昔觀之則夫雪之皓然一色皎而不汚者庸
非君之潔乎其掩穢覆瑕者庸非君之有容乎其倏然
而集忽爾而釋與時變化者庸非君之出處乎若夫為
秣力藪之瑞則君之孜孜講學以善及人者可知矣至
如天葩繽紛匪雕匪刻作止踈密飛舞之態而其文章
之妙天機所到非有意而為之者似為宜君之以雪名
軒而識者亦以為然也向所謂賢而有文與其翻然而
去不以窮達累其心者於茲而益信噫君子樂道人之
善而欲播於歌詠者觀此有以識其大方云既以為之
序又從而賦之

牛君楚臣以雪名軒太常陳子恣著于篇而又徵文於
余也余掇取陳子之所棄者以為言方其玄冥用事白
晝將夕嚴風乍止同雲全集天花散墜彌望如一飄然

而入吾之戶忽爾而縞吾之室余乃掩關退處蟄坯其
居蕭蕭騷騷鳴吾竹窓之紙皎皎潔潔映吾棊几之書
悅虛白之漸生渺俗慮之絕無當此時也或倚團蒲以
聽其聲或據槁梧以觀其色神魂灑然而昭蘇肝膽以
之而瑩澈如生乎鴻濛之世與澆風之懸隔如獨立萬
物之表蛻垢氛而超邈此伯夷采薇於西山求仁而有
得而顏子躬四勿之訓已私之盡克之時也歎噫微斯
人而與言啜茗飲以冲默

鸚鵡賦

張希孟

名養浩濟南人號雲莊老人
行臺中丞封濱國公諡文忠

維羽族之三百為號異而靡同最其口之甚者舉推此
為長雄韻笙簧于寸舌文錦縠于眇躬形雖儕夫禽鳥
寔兼人之慧聰緩呼之而轍應佯叱之而歛蹤聞市曹
之眾咻亶無一而不通時擬聲以切効每驚稚而駭翁

原夫天之生物羌一氣之所鍾惟人焉為至靈故親孝
而主忠嗟也類之蠢然由秉受之失中或本下而末上
或足橫而首縱或語焉而弗答或挽焉而莫從胡於茲
而獨異以能言而策功非前身為秦儀定隋陸之兩公
世繇是而珍畜遂餌致于金籠欲求出而無計徒幽恨
之塞胃尚不悟其階痛猶言巧而語工嘗聞善游者必
溺乎水善射者必傷乎弓善飲者必中其毒善辯者必
受其殃於戲吾始以汝為人之亞今乃知其至癡且拙
而蒙也夫謹爾出話詩人所以美武公也仁而不佞聖
門所以贊冉雍也駟不及舌子成所以見惜於子貢也
惟口起羞傳說之所以諫高宗也至於語云欲訥書車
興戎禮垂難悔易著乃窮漢史有嗇夫上林之鑑周廟
有像人緘口之銅餅至慈而好生亦設犁舌之獄於玄

壤天至高而莫犯猶有翕箕之星於太空凡此者皆所以明慎默之為多福而禦人捷給之為極凶也且白圭有玷可磨可礱斯言一失辱盈四封故傷人則過於戈矛之刃害已則足為禍患之宮自古坐視敗亡者何可枚舉而汝曾不聞之又何暨哉韓非自斃於說難蔡澤竟挫於談鋒知伯氏以才佞而家無炊火國武子以亢直而身不見容韓生以沐猴而怒項羽王璽以雞犬而忤董龍張敞以私語而誅絮舜曹操以毀謗而戮孔融伯宗見讓於家室賀敦貽戒於兒童其他若太史司馬中郎蔡雍彌衡許攸嵇康韓博之徒於事無益咸禍之逢汝苟恣而不戒且莫必將復見噬於武氏蒙貴之盛也於是隴禽聞之若戚焉而不為懼棕者良久余亦歸而假寐有客見於朦朧綠兮其衣金焉其瞳趾玉而紺吻鈎而紅且躍且舞求前以告僕曰吾非不知樞機之不密無以善始而令終然造物者賦我以如是之性胡能廢而弗庸感于言之我厚荷子惠之我隆君其反而自律吾何預於民風於是余乃蹶然而興遽然而悟悄四顧其無人而耳根猶彷彿餘韻之難離

太極賦

黃晉卿

潘義烏人翰林
詩講學士論文獻

厥初馮翼以普簡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于中立兮配天地以為人曩既學而有意兮紛遑遑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啓群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

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
萬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媸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
為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羨兮
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
為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它兮在夫人而曰
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
穴壙垣為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
不可使薰兮望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
於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
悟兮僅有規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後生之
無方疇敢索無聲於宵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
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質質兮方鉤深而
摘隱探賚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之捷敏持空言如繫
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
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諉庶返觀而有得兮明萬
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石鼓賦

李丙奎

袁州人

大學九字堅於殷盤之銘禹貢一篇重於玄圭之錫蓋
托之於物物有時而弊托之於書則亘萬古而如一日
是以龍馬蕃龜托於周易之六爻華袞斧鉞託於春秋
之一筆求當時一物於後來皆泯若好音榮華之無迹
獨百王綱紀斯世之道實有賴於六經扶持之力偉周
宣之中興鑄石鼓而勒成煩鬼物之守護復遇元和之
太平如萬物既冬而復春如兩曜既晦而復明邈所來
之何從實韓門之張生故退之擊節而欣賞視如鳳凰
之與景星愚嘗玩其辭考其義義雖密而辭嚴切謂與

車攻而同意惟字體之瑰奇非科斗而非隸所可恨者
雨林日炙之既久而其中可辨如邀之爲我者僅百中
之一二其幸存而未泯宜退之以之鋪張眩耀於當世
謂刪詩而無西行之迹使至寶爲道傍之棄言有大而
實誇乃滂沱之雙涕至以星宿而比六經遂有以來歐
陽子之議安知棄之者非三百篇之刪餘又安知爲之
者非出於后来之好事於是上考先秦之古書下稽漢
魏之大儒搜奇抉怪固已不遺於餘力何知石鼓片言
隻字之獨無又况遠而秦皇之封太山紀功德於東溟
之上而西還近而漢魏以來之刻石至唐皆十滅而九
漫大而鍾鼎之與竹帛小而釜鬲之與杆盤反神奇於
臭腐豈復見翥鳳而翔鸞自西周而歷漢魏時之相去
上下何止乎千有餘歲何後代之新刻反不如先秦之
古器知其理之不然如指掌之甚易奈何怪怪而奇奇
此退之之素志所當顧其文之何如何事好奇而尚異
嗚呼孰爲可傳孰不可傳殷盤不可見矣所可見者大
學之九字禹圭不復存矣所尚存者禹貢之一篇豈非
道之行廢在天物之成虧有數使石鼓之文有可傳耶
則當與禹貢大學而俱傳無可傳耶則久已與草木之
俱腐今無石鼓之文未足爲六經之損古有石鼓之文
未嘗爲六經之助愚生也晚聞道亦暮於考古稽今之
圖錄粗嘗涉獵其門戶然退之好古博雅君子也尚以
才薄而不能爲石鼓之歌輒生雕虫篆刻童子也又安
能爲石鼓之賦老於文學乃克爲之誠有望於當代之
李杜

天馬賦 李朝瑞

茶陵人

蓋聞渥洼之水通天河而為一瀰漫黝碧澎湃滴天
馬於是出焉蹴踏乎九霄而升卓絕乎九地而逸瞬息
千里百獸為之震掉奮迅長鳴萬騎為之辟易所以大
宛之境欲一二畜之而不可得乃獨擅其美於西極也
飄忽動盪閃爍西東銳者脫兔駭蹄超鴻散飛星於舉
尾貫流電於垂瞳淋漓赤濬磊隗肉駿脊橫綉壁之霞
耳削渭川之筒朝秣祈連之禾夕飲上池之淙不求知
伯樂之顧不假馭王良之工爾其怪質若神權奇懾鬼
雲興鳥逝馳驟風雨賁育羽獲不得為之羈驥駉麒麟
不得並其偉凡晉之屈乘唐之肅爽蓋其飫聞厭見而
不知其幾也昔在元封漢治盛隆諸福之物莫不畢至
是天馬者亦來鳳墀螭陛之宮此豈戈甲之力衛霍之
功上有神武之君下有英傑之臣而渥洼之種靈異之

物自致於天廐十二閑之中如龍興而雲如虎嘯而風
又如巖壑之俊彥覩虞淵之撞矐煥然而起翕然而從
是馬也方將服力金根之煒燁獻駿和鸞之玲瓏笑瑤
池之仙子陋梨園之花驄也客有進而言曰子知馬之
自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為馬也易不云乎乾為天為龍
為西北卦故天馬之出也於象為乾於方為西其超世
之雄且馭者皆乾道行健之餘自漢至今二千載矣而
又見於文明盛麗之時此所以奉六龍之御天以臨夫
九有之師也言未既煙沙漸瀝宇宙盤辟風髮霧鬣掠
月冀日曆駑駘而已遠但見雲霄之四跡

義門賦

歐陽原功

名玄廬陵人翰林學士承旨贈楚國公諡曰文

繫伯僑之裔孫兮紛振振其好脩承世燉之蟬媽兮寧
隱耀而弢幽除義路以允蹈兮擇仁里而相攸被芳

潔以為服兮襲溫良以為裘將孝弟以為車兮方敬讓
以為舟歷九世而共爨兮一乃心之休休曰五倫之於
日用兮寔有生之大猷父慈愛之恂恂兮子色養之油
油若君臣朋友之際兮必忠信之與謀於睦婣其有惠
兮在任卹其有調閭義雍雍以賓遇兮家政廩廩其陽
秋長者施其令則兮少者效乎順柔珪赴弟以庾死兮
綺代親而自囚史何感乎緹縈兮詩何嘆乎原隰之哀
嗟高風之卓絕兮履艱貞乎何尤爰孜孜於稽古兮悉
聖訓之是蒐除時祀之秩秩兮戴首弁之依依述五
禮以為儀兮樂至和之不流以余觀於往昔兮將公藝
之可儔我歐公之史五代兮書旌表之法周門築壇以
綽楔兮柱雙立而烏頭雲霜質質於當世兮松柏岑蔚
乎故丘矧皇元巍巍乎有天下兮化不冑於海陬敦懿

行於四國兮播令聞其若郵聞孫起家而交辟兮列相
第之前籌尋重席於宮庠兮撤聲華於冕旒信積善之
有報兮密邇寵光之綢繆也

辟雍賦

楊宗瑞

華陰縣人

聖元誕膺天命德洽仁浹三垂晏然萬國臣妾神聖代
作武功赫然天啓聖皇乘龍御天登三邁五繼後光前
歛五福以錫庶民播仁風而胞八埏厭吏治而樂士賤
遠物而寶賢乃尚文德韜武功一制度作辟雍聲教被
乎遐邇邇隆運軼乎時雍其為制也璧月印海迴風舞漪
方壺屹兮中峙長虹爛兮四垂豐序秩兮奐輪蒼霓翊
兮暈飛產三秀兮殿楹羅石鼓兮庭闈八戶闔闔兮乾
坤九摠儼雅兮璧奎鼓鍾頌其於樂振鐸宣其教辭翫
芹藻兮澄碧俯菁莪兮中坻澹文魚兮遊戲肅威鳳兮

來儀乃有髦士碩儒咸集于茲馴良喻兮德驥朋來况
兮總龜聳冠蓋兮后先翳裾佩兮陸離建嘉猷兮二典
擬鴻休兮六詩並追芳兮伊周齊接武兮咎夔舍咀續
天之葩欬唾明月之珠是皆素立園之賁而來賓上國
之輝者也至若萬乘戾止六龍馳馭日表淵穆天顏冲
邃百王駿奔千官肅懿以祀以享禮嚴物備飲食三老
釋奠素王洞洞屬屬濟濟踳踳耄倪仰聽而咨嗟億兆
嚮風而樂康在泮宮而宴樂陋魯侯而不齒園橋門而
觀听視漢世其孰昌乃進諸生論經史研治否推今古
色笑以教匪狎匪怒聖敬日躋恩渥時澍頌聲媿夫韶
夏慚德薄夫湯武於是益窮至治爰發德音誕告多方
簡擢士林思臻霖雨之佐以協宵旰之心集天下之英
材較行藝於京國騰騰奮兮南溟驪驪空兮冀此捫膺
語心揮雲吐虹來游來歌載歌辟雍歌曰隔壁水兮作
辟雍建文治兮啓淳風進多士兮表至公繫令德兮垂
無窮恢弘庠序之制作兮隼酌成均之遺蹤固非後世
之所可擬倫兮宜與唐虞成周而等隆不然何以表皇
元萬億年太平之成功

禹鼎賦

廖成大

臨江人

嗚呼水生天一金地四生繫天五之為土實相制而相
成既雍熙其何世乃懷襄之患平嗟九年兮底績企神
禹之功神天不愛道兮龜文畫疇而效溫洛之靈地不
愛寶兮鑄金成鼎而萃九州之英彼則寓道於無形此
則示寶於有形是皆關乎古今之氣運係乎國家之重
輕也嗟夫球琳琅玕可以羨土貢而不足為瑞世之珍
關石和鈞可以重王度而不足為傳世之器是鼎也著

山妖水恠之形而魑魅無所遁其情備山林川澤之名
而高下各得與其位非特彰有夏濬滌之功實足表有
虞平成之治噫嘻聖人創始有開必先傳子者世成功
者天金德基運踰四百年繫鼎之重匪磨匪鑄維禹之
功見河洛而猶為之憮然時有廢興物有變遷六百祀
而商八百載而周惟德其鼎振後光前有道之長與天
俱存不知天而有問何楚替之足云噫撫銅駝而飲遺
恨摩露盤而洒淚痕悠悠千載往事浮雲豈知神鼎之
為器不以聖遠而遂湮彼西都兮何代尚汾陰之有聞
想天地之神物等閒世之鳳麟為聖人而後出惟有德
者可言穆穆乾元一統九州剛德為金既剛且柔鑄為
元鼎不夏不周山河重鎮前無古而後無今兮蓋將衍
億萬年無彊之休

雲夢賦

何克明

衡山人

駕洞庭之飛艎覽熊繹之故墟偉雲夢之鉅澤控天南
之一隅爾其雄跨大江延袤千里水滸滸其漸漬山龍
巖而迤靡却五嶺瘴煙而莫近豈五丈秋風之可擬草
木鬱其暢茂禽獸樂其游憩原田每每人獲黍稷之利
車馬麟麟歲閱菟獮之備其產則橘柚菁茅竹箭金錫
虎豹貔貅可以應庭實軍容之需麋鹿魚鱉可以為乾
豆賓庖之給實荊州之府庫亦中原之羽翼岳陽大別
擅名勝於古今夏口江陵分形勢於區域當其煙橫北
渚日暮蒼灣仙儔巨靈神游其間古琴鏗鏘寫幽怨於
湘女鈞天縹緲奏廣樂於軒轅水天一色落霞孤鶩風
月雙清歸鶴啼猿岸芷汀蘭香溢靈均之離騷廣谷大
川地壯召虎之于蕃身歷茲土心馳往古奠我名居實

惟神禹當懷山襄陵之際任手胼足胝之苦及其雲土而夢作又於是考圖而貢可數豈夫荆楚之詩不歌而楚氛之惡是怙于以田獵于以耀武何涼德之不老終漢室之啓土有愚淮陰驕力跋扈致乘輿之鳴鑿烹良大於得免信乎地不足以設險德終然之可據天壽吾皇奄有寰區雖茲澤之曠邈果見侈於輿圖嗟予忝於茲產期觀光乎帝都極鋪張於雲夢恐徒儕於腐儒吞八九於胃中曾不芥蒂請誦此語於相如志則未止於駟馬高車尚無責之以上林子虛

龍虎榜賦

方君王

饒州浮河木人

伊人才之殷盛關氣化之淳龐或降神於山岳或隱迹於湖江乃植鰭而伍泝亦獵熊而興邦惟君心之渴賢斯美意之資弼非同氣之相求豈鬻名而自失觀大唐之啓運當十葉之明君天步既危而復安治象革故而鼎新時貞元之八載詔髦俊之來賓八紘爲之雲合多士爲之駿奔思騰驤於千載妙變化於昌辰眷兵部之忠諒俾屠傳於縉紳慶一榜之多賢實司舉之得人惟歐韓崔李之傑出豈王楊盧駱之可倫宜貴游之奪氣自孤雋而奮身聚精神於堂陞駭耳目之通津絕深林之長嘯起大澤之幽吟風生大王之雄雨注四海之霖既出類而拔萃爰附翼而攀鱗偉然上國之觀炳乎一代之文迨元和之盛治由啓迪之憂勤或從橐之迭居或學館之屢循或任專於鈞軸或職掌於絲綸或判戶部而無獻或因佛骨而極論卓愈絳之忠賢固超逸乎宿群嗟瞻觀之穎異乃賦鵬而傷神彼委任之不終復竄逐乎相尋獨昌黎之山斗足橫絕乎古今幸昭代之

興賢尊孔孟而設科摧郊藪之遺材屬文衡之不頗露
虎豹之一斑借轍鮒之餘波爲士者莫不斬然出頭角
明目張膽喜而爲之歌曰南山霧隱母又蹲兮一石舊
水寧泥蟠兮泰和雍熙生逢堯舜之君兮都俞吁咈豈
無龍虎其臣兮陋哉唐榜虛名其奚足以擬於有元兮

科斗文字賦 周尚之

龍興人

汗簡蠹漆書漫歲月遠雲煙寒割申勸周田觀安得招
頡於渺茫究典謨之遺言嘻形似之彷彿垂千載而不
刊徒使人起僞漏之遺恨抱傳記而長歎存什一於千
百想述作之大全是皆文字之變易不持簡斷而編殘
鳥跡之後變化如雲競以意爲制作蓋已不勝其紛紛
騰鸞翥鳳之體瑞芝披蕪之文訪燕碑於岫臺認血書
於東門既摩挲於闕泐復誦憶於傳聞蓋不可得而別

識益疑夫商盤周鼎之云云矧夫牽犬逐兔之夫改篆
體而八分使堯舜湯文之事業乃與科斗而俱塵此吾
所以論其率意變古之罪其遺害有甚於燒焚然嘗攷
魯共壞宅之時上距春秋獲麟之世其年未及於三百
其體宜存於一夫老生宿儒之所傳山顛水涯之所肆
豈無究其點畫通其形製者謂時人之莫知亦孟浪而
無謂况古文論語亦出乎孔壁之間何傳載分明不失
於聖人之意此安國序述之可疑吾蓋未暇論西京之
文字至若夏韻薛韻之源流集古今之淵藪此前代之
風流僅存又惡覩其用科斗哉嗟夫鶴書爪跡貝葉虫
蹄直傳方外之不誕何暇載酒而問竒獨百篇之義莫
聞特以科斗而不知千世而後復有好古博雅者邪吾
將訂後記於退之

凌煙閣賦

孟泌

河間路陵人

伊昔太宗之肇造區宇也豪傑林立後又雲從建丕基
 於咫尺受大命於從容乃君臨之既久爰崇德而報功
 固推恩以示衆實王業之攸隆是故丹青映日以炳煥
 傑閣凌煙而崢嶸乃俾以象乃圖其形揭其衣冠表其
 姓名對丹楹以皎潔照藻井以鮮明獲居是列何其有
 榮原夫始於長孫無忌終於叔寶秦瓊茲廿四人者蓋
 同心而戮力致恭而效誠或疏附而盡節或先後以時
 行或奔走以承命或禦侮以舍生惟文武之群材莫不
 盡在於經營故能掃妖氛於四遠開王業於八紘革殘
 隋於委靡為大唐之澄清及夫四方無虞萬國來庭道
 行化美治洽德馨况褒賞之大典乃有國之常經若凌
 煙之不作於太宗之心其能有寧乎嗚呼噫嘻帝王盛
 事接武傳聲彼西漢之麒麟既著明於甘露而東漢之
 雲臺又發揮於永平俱不若茲閣光輝前后其誰能與
 之抗衡也哉

四靈賦

林仲節

福州人

維大鈞之播物羌變化之不同雖偏塞之有閒亦和粹
 之或鍾伊百獸之孰靈曰麟鳳兮龜龍其靈伊何為瑞
 孔多或出魯而卜聖或鳴陂而應和或浮洛而薦瑞或
 出河而負圖德感而應者其二南之詠樂成而儀者紀
 帝典之書九江納錫昭土貢之盛六御時乘應乾德之
 符其為物也或蠢而慈或羽而儀或鱗之長或甲之奇
 麟之為靈也角不以觸趾不以躡虫有生而不踐草必
 黃而後齋麟兮麟兮著於春秋兮詠於詩鳳之為靈也
 體乃象德鳴兮應時非竹實兮不食微岡梧兮曷栖鳳

兮鳳兮文明之祥兮匪德之衰龜龍之靈也神以妙物
澤以及時或守國以紹明或雲從而天飛龜兮龍兮神
化之盛兮稽易而可知粵若先民傷時思昔紀禮運以
成書表四靈之為德匪罝網之可求豈阱獲之能執
若為畜而可馴乃至和而自獲彼昏不知孰明斯義誇
元狩之瑞浪傳一角之奇紀五鳳之元徒取羽毛之異
元君入夢騁祈說之荒唐夏積藏黎涉紀聞之茫體下
有縱誕之徒曲學之士束脯而食語有奇而不稽藻梳
以居禮雖盛而匪智引筮而下料王子之空談網校而
飛嗤晉人之妄議蓋故是者不求史傳之支離而必明
經典之所指乃知禮經之言所以傷今思古而想像乎
四者之為瑞也辭未竟客有謂余者曰子徒知昔人傷
今思古而不思推古以證今也夫四靈為畜則王者可

帝禮樂豈無其事而虛語哉洪惟聖神御四方而正四
國張四維而立四極居四大而順四時敷四瑞而體四
德乃若四者之應則麟鳳之在郊龜龍之在沼振振踰
陰虯蜿蛇蛇而不知其幾也今子徒騁五經之緒餘而
不覩文明之盛事辨紀傳之荒誕而不鑑德盛之所致
誠下國之鄙人也賦者於是逡巡而起改容而謝乃續
而為四靈之歌曰麟兮仁兮鳳兮文兮龜龍神兮今世
之珍兮禮樂斯興道厥厚兮於赫盛德維皇元兮

秦階六符賦

彭士奇

廬陵人

客有登青雲陟天衢援北斗而騎箕尾馭汗漫而俯積
蘇乃見六星兩兩相比秩為三階煥燿珠緯色正森練
於毛髮芒寒清徹於肝胃疑通明於咫尺經歷階而入
侍傍有小兒若傲若戲顧客而言曰子亦聞所謂秦階

六符者乎上階至尊中階侯王下階士庶有紀有綱維
主宰之若異實符驗之孔彰昔在軒轅皇風郁穆熙群
生於華胥媿良弼於力牧三合色齊九宇玉燭下逮姚
姒迄于蒼錄靄卿雲倬天章麗層霄而宣朗與六星兮
齊光漢有英主收召賢良亦欲四三王而六五帝直將
騁六飛而凌八荒拘轡天馬栢梁建章文成五利之寵
漚蓬萊方丈之傍徃早為乾封字為禎祥并不告之以
泰階六符之明證而沈溺多愆祗以重諍臣志士之未
傷方今聖神臨御德邁黃唐瑞彩揚景星之明潤休光
昭極星之壽昌宮闈配月惟英惟皇左城右平遠廉高
堂若然則符之見於上階者安得不赫然而輝煌胙土
分茅者星羅於下國執玉捧贄者星共於北辰遐方絕
域款塞稱臣觀天威以揚休命俯王陞而朝紫宸若然
則符之見於中階者安得不粲然而惟新戴星而出者
陶耕鑿之樂孕星而出者蘊經濟之資興賢科盛勸農
政施民自安於等級士獲進於赤墀若然則符之見於
下階者安得不炳然而下垂星雖殊隸星無不明階雖
殊等階無不平一堂賡歌於喜起九功允敘於平成醴
泉膏露靈芝瑞莫天地以位宗社以寧此千載一時之
盛也而予得以親見之今吾與子相遭於鴻濛之野而
遂迢迢乎人閒天上之遇何其幸也抑吾聞之鍾秀氣
者必有以垂耿光抱文采者必有以佐明世子以羅宿
之心曾發為熙世之文章主聖臣賢樂作禮制使子奉
仲舒公孫之對吾知子必不為阿世之曲學而深有以
明夫天人之際矣客曰噫嘻子非偷桃之曼倩而諷茂
陵以黃帝之符者乎何其悉於當時之事也於是相視

一笑展白雲而書之得以爲泰階六符之賦

登瀛洲賦

蒲紹簡

潭州人

鯨波沸兮底平鰲極峙兮不驚八紘揮兮氛翳合壁觀
兮重明開天策兮上府表蓋世之元勳剗群雄而削迹
挽銀漢而洗兵噓文談於寒灰闢儒館於神京坤珍萃
乎華瀛淵霆選乎天聲於是攀鱗附翼之彥行鵠振鷺
之英咸游泳於瑤池儼翱翔於明廷觀其房以謀用杜
以斷稱虞姚之博學孔陸之窮經兩薛起河東之俊二
李著國姓之貞敬宗拔於民曹志寧綴於郎星少雲臺
之十將多元愷之二朋分六子以並夏各三番而遞更
登以清都之幽邃給以大廚之奇珍贊以諸亮之珠玉
繪以立本之丹青香風日之不到隔仙凡於幾塵此世
俗之所景慕而瀛洲所以得名也是洲也環以學海之

波聳以群王之峯芝田花島之參差靈卉異石之精葱
圖書闡秉璧之秘經史紬金匱之封振振公子之麟濯
濯人中之龍雍容偃佺之丰儀洒落喬晉之心曾以至
仁爲却老之方乘浩氣爲冲學之切講論即吐納之妙
揖讓爲屈伸之容清談霏乎瑞露長嘯吐乎長虹是皆
妙幕府之選儲將相之雄方將開太平以詒後世又何
羨於生羽翰而踰遺風彼秦漢之荒唐惑方士之愚計
望三神於渺茫引風舟而莫至是皆求仙山於方外而
不知瀛洲之在人世羌馳情於虛無而不知人傑之爲
貴也當大明之麗空布天網於無際跨黃樓之鶴羽折
廣寒之蟾桂參霞佩於群仙溘埃風於萬里化鷗鷗於
須臾望蓬萊於尺咫願刀圭之我分期凡晉之早蛻

陽遂賦

吳朝陽

名職江浙人

繫人文之未宣，爲大朴之厚質。爰燔黍而裨豚，亦未知夫火食。迨往聖之迭興，益有光於前旨。迺制物以利用，昉教民之炮炙。或鑽木於四時，或擊頑於山石。是皆創智之人爲，而未知造化感通之極也。若夫日爲衆陽之宗，火稟純陽之德。象离麗之中虛，配乾行而不息。燁萬物而炳靈，烜庶彙而生色。淪精則畢照於幽隱，揚彩則發揮於動植。雖窮示之漠然，而潛通之有術。乃氣類之相感，非臆見之所能測。方其祀事將嚴，宿燎斯設。濟濟在庭，穆穆布列。欲眩晃於饌陳，致昭然之明潔。乃命炬氏出火，鑑迎初陽之既升，挹餘光之清湛。爾其六龍飛馭，以整駕跋烏振羽，而高翔既分。曜於若英，亦洗華於扶桑。凌中天之倒影，粲下土之長芒。金燧斯映，祥煙有輝。泐然符合之妙，冥然感應之機。非木生之兆，朕乃陽變之熹。微異托物之騰，燄蓋流光之凝。暉也於時對越，駿奔肅雍。顯相儼煌煌，而在旁仰赫赫。之臨上堂，陞以之而昭晰衣冠。以之而宣朗臣民，以之而雍熙天地。以之而淳鬯與明水，而並陳。驗陰陽之嘉貺，將信祝而合祛。若宴好於彤蠶，且其爲用也非世俗技巧之工。乃今古法度之器，合天人之至和。並璋璫之上瑞，雖用舍之有常，亦待時之斯致。豈暗室繫中藏，實明廷之弘義。矧熙洽之治，朝德無遠而不被。秩群文以迓衡，戴升中之禋事。庶圖謀之洽聞，將符貺之委至。掄徵材以效奇，斯殷薦之大備。尚希實於宗廟，庶不遺於遐棄。賦已又從而輯之曰：大明麗天，貞萬國兮。聖人出治，爰取則兮。朝事聿嚴，群率職兮。有器於此，傳古昔兮。命曰陽遂，取火於日兮。用致明潔，饌陳孔飾兮。昭明有融，上下降陟兮。

純嘏億萬年永垂式兮

無逸圖賦

方仲鈞

名回孫信州人

繫廣平之持正兮念守成之惟艱
保治於開元兮格君心於燕閒
念成周之太平兮姬旦怒乃焉而不敢安
述迪摶之憂勤兮書無逸而監觀
既先之以稼穡兮復怨詈之足患
推壽考之有由兮皆敬德之所關
七嗚呼而興嘆兮庶幾悟於艱難
爰編錄以為圖兮寫歷歷之披肝
廣厦兮細氈披香兮嬋媛嗟聲色
兮娛人孰觀者兮愴然圖鍼灸兮
明堂圖功臣兮凌煙念股肱兮在
目施輕刑兮無鞭况承平兮日又
宜規警兮陳前箴大寶兮有初錄
金龜兮孰先背忠誠兮指畫冀心
術兮廻旋睹盤遊之不敢兮節嗜
好於逸田覽惟正之是供兮堅焚
綉於初年思荒寧之祇懼兮省歌
舞於梨園觀保惠

之享國兮庶無惑乎丹餌之傳君
心雖未至於此極兮臣不敢不為之
先慮也與其愆已縱而莫收兮寧先
時為此蚤計也况歲月之遲暮兮寧
忽焉而莫之顧也及壯盛而格非兮
庶晚節之不吾悔也紛摠摠其獻樂
兮吾獨心太師之為心靡違違其獻
珍兮吾獨君成王之為君匪十漸之
極疏兮敢敷批於逆鱗乃寓意於圖
書兮實援古以諷今彼有集書囊以
為殿帷兮持昭倫以自遵疏列女於
屏風兮彰默識之精深豈若基七百
郊鄔之鼎譜百篇金石之音雖山水
易圖移後時之玩好而出入觀省猶
大訓之昭臨是以鉅儒想遺意於千
載翮風圖農事之諄勤于以進經筵
之講茲不忘規諫之忱豈非翮風之
詩表裏乎無逸而西山之忠不承乎
廣平迺今鳧鷖既醉持盈守成明良
熙康賡歌虞庭所其

無逸是法是遵非圖而圖昭揭五經股肱臯夔姚宋曷名

石渠閣賦

劉性

吉安人

維漢七世厚澤深仁乾坤清兮瑩玉宇宙郁兮陽春宜文運之益昌當熙洽而彬彬自鄴侯之入蘭收圖籍於先秦藏以石渠之固鑄以金匱之珍異孔壁之斷爛匪汲冢之恠神斯石渠之為閣彰萬代之斯文想其深蒼跂翼層構飛翬攀斗柄兮欲近俯過鳥之下飛雲擁寒蟾而金莖影轉風連薄露而玉漏聲遲金馬立兮重門鳩鵲鳴兮高枝渭水素以縈練泰山翠而浮眉隔人閒之風日近天上之壁奎極日兮千里心曠兮神怡並天祿以宮寔闕未央之罌愚肅以禁籞臨之清嚴忱於講論而相宜有若夏侯之家學梁丘之經師莫不欽承聖

詔環列經帷博習乎四聖之易深考乎六義之詩典謨明帝王之盛禮樂傳三代之遺窮春秋之微旨訂三傳之是非披竹帛而舒卷追簡策而論思于以傳往聖之至教于以廣大漢之弘規攷文則極其辨博析理則造其精微始參差以異序卒爛熳而同歸斯石渠之建閣同漢德之巍巍嗟惟炎漢文運方張或天資明達而詩書安事或躬行清淨而禮樂未遑逮世宗之統一始六經之表章於皇中宗文明之祥通經書之大義既綜核於權綱百工之伎藝咸精其能而詞賦之末學各盡其長矧五經之行世與日月兮齊光宜甘露之明詔極皇猷之昭彰彼麒麟騁之于雲惟諸子之讎勸天祿閣之歆向惟九流之校量徒藝文之是事豈經術之精詳惟白虎與東觀忱襲羨而傳芳洪惟盛世登崇俊良經籍

藏於秘府禮樂具乎太常見五經之行世躋風化於虞
唐而談經之閣如石渠者與天地同其久長矣

大別山賦

周鏜

潮陽人

繫大別之爲山鎮南紀之要衝壯荆鄂之形勝濟江漢
之朝宗勢岌業而若馳羌偃蹇而橫空根幾里其盤盤
屹數仞之崇崇崔嵬獨立兮安得赤壁浯溪之雄萃嶽
孤撐兮烏有祝融天柱之峯雖嵩華之莫追亦培塿之
難同領地靈而歛翁控濁浪之奔衝青連幕阜之遙翠
挹鶴樓之重鬱秋興兮滿亭澹斜月兮西風念明德兮
既遠遊予曰兮永慨攀古栢之虬枝歎神禹兮安在偉
疏鑿之宏切歷萬世之永賴宜此山之突兀爲荊州之
勝槩爾乃嵯峩江澚控扼漢流儼翠屏之低列映二川
而相繆渺方城兮何許瞻彼漢兮悠悠予於是有所感

矣昔羊荆之陸梁恃威武而虔劉兼山溪之險阻託制
勝之良籌迨夫柏舉張兵闔閭奮矛自小別而大別莽
暴骨而爲仇覽吳楚之遺迹曾不滿夫一歎憶神禹於
當年益詠思乎江漢我皇元之奮興收輿地而爲一肆
疆理之南國赫天兵之俯集險不足固惟德無失故山
苞而川流盡圖入於版籍此所以聖化之滂沛大洽於
江漢之域也乃歌曰在昔懷襄兮神禹所平名山既奠
兮厥切以成巍然大別兮民猶此情皇風所蕩兮孰不
來庭聖元疆理兮同符神禹壯哉大別兮鎮于南紀

太常賦

徐容

江浙人

盍吾遊此春宮兮近天表之清光觀嚴薄之新儀兮揭
日月而齊明雲容容以下垂兮風冉冉而上飏樹以素
錦之所綢兮截屹立乎長杠仰翬羽其若飛兮五采注

乎旌頭貫繆上之蜿蜒兮十有二乎綴游交龍光之上
下兮爛昭昭其未收載兩曜以行空兮天之明兮九幽
維皇明之象天兮駕郊天之玉輅影搖搖于扶桑兮翼
六龍之飛馭恍上帝之照臨兮即予心之披霧苟予心
之茫然兮直悵悵之烏兔亦何有於裨聰兮體無私之
容光茲先王之制象兮羌表鑒乎太常豈止為旌殊勲
之具兮示臣子之奉揚故大赤不得以比尊兮大白溷
乎其傍矧木輅之大塵兮又惡得而抗行故績戎不
得以襲之兮穆將愉兮上皇竊獨悲夫制之不古兮續
蜺旌與虎旂曳明月之神珠兮歎金景之紫旃羌徒侈
乎觀羨兮捲蔽空之雲煙羸胡為兮匪郊兮壯東遊之
山川漢又用之求神兮且急事乎甘泉矧塵幘之過節
兮又大移於開元嗟太常之匪常兮用已失其度也增
五輅于十二兮紛不知其數也幸太常之復周兮輅乘
殷之制也孰不欣欣而相告兮原見羽旌之美也遂作
頌曰

太常象明君之聰兮太常紀績臣之忠兮穆穆一堂代
天工兮保合大和時之雍兮彼美園丘在國之陽兮交
龍旆旆動日光兮天鑑在邇亦孔彰兮相德紀功同其
長兮微臣作頌敬獻司常兮

清廟瑟賦

馮勉

池州建德人

猗歟瑟之良材兮鍾天地之蕤英紛柯條之暢茂兮沐
風露之清泠立基下謀之既遠兮又咸英韶獲其弗遠
諒后夔之不遺兮顧工倕其安在際有周之盛德兮都
清廟之載歌將需材以製瑟兮宣烈文之至和若有人
其采采兮雲飄飄而來下羌剪伐以待用兮豈曰偁夫

矩度邁公輸之準繩兮超郢人之巧妙伉離婁以察微
兮駢師曠而審調偉姬旦之制作兮仰穆穆而敬止俾
聲洪以且舒兮懷徽音其不已戴祀事之孔嚴兮殫後
王之肅雝若陟降於彼蒼兮聲求陽其渾融肇黃鍾以
爲宮兮迭商角而羽徵二變音之既加兮互周旋其條
理上君士而下臣民兮暨事物而有徵表前緒之耿光
兮昭白日之精誠聆幽幽而飛揚兮若鳳凰之鳴岐又
正直而不流兮若詠羔羊而素絲紛陽律既諧於陰呂
兮若睢鳩之在渙又小大之純如兮若信厚之麟趾宜
秉德之無斁兮儼多士之濟濟也一倡而三歎以從兮
信遺音之至美也想其鑄鍾兮鏗鐸洛磬兮琳琅群音
兮翁張總大成而有章大樂作兮萬邦諧天閒決兮地
根開百祥兮畢集四靈兮斯來夫瑟列於堂上之樂其
功則浩浩而無涯也客或詰之曰子不聞鼓瑟而合於
軒轅之律呂者彼豈不歌於周文乃徒立於齊門邪予
應之曰瑟之舍兮浴沂風兮瑟之用兮歌聖神之功兮
瑟兮瑟兮與天地相爲流通兮客唯而退

王燭賦

羅朋

崇仁人

大璞析合璧出陽燧吐爝火息大明中天寒暑收職德
光被乎四表仁澤浹乎九域時暄燠於四序協陰陽於
八極雨暘備皇極之休徵乾坤洽中和之盛德茲其所
謂玉燭而爲太平之偉績者也然則是玉也非璋非璜
非圭非璧成不假於良工之琢粹不資於他山之石蓋
崐山所不能產連城所不能芴卞和不能持以獻其君
藺侯不能懷以歸其國四海之大未足以爲其匱萬鎰
之重未足以擬其直惟太平之有象始獨著於當日然

而玉非可燭矣假於義蓋王以譬天下之溫和燭以况
乾坤之光霽四氣咸和斯為盛治然則是燭也不假燭
龍銜照之力不假花蠶經營之勞張六合以為籠澤九
有以為膏際陽明之盛時豈光彩之敢韜爾其洪鈞初
轉草木光賁是為青陽淑氣畢至迨其赤璋薦翠火傘
張空是為朱明長養奏切至於大火流西萬寶告成白
藏協期秋氣夜橫若乃服被玄璧氣應黃鍾玄英應候
陽德潛通蓋太和之周流通四序而莫窮于斯時也六
合一家萬里一轂曰寒而寒曰燠而燠風七十二雨三
十六塊兮不破條兮不觸祥輝上燭乎負靈德澤下浹
乎坤軸非王而王光潤奪目非燭而燭光徹部屋故李
巡以之擬德輝東哲以之道陽明詩人以之歌大曆之
盛賢士以之紀寶典之名蓋皆因爾雅之所紀而著夫
當世之隆平者也洪惟我皇重華協帝至和坎北陰陽
燮理明照四方兮民無戴盆之嘆王音遠播兮野無抱
璞之士企玉燭於前聞直後調於今世鯁生何幸際此
盛會方將叫閭闔呈琅玕錫金蓮之夜炬立玉筍之清
班歌吾皇玉燭之盛垂萬世而不刊

靈臺賦

曹師孔

茶陵人

余幼好茲竒覽兮履崔嵬乎遐陬曰茲為靈臺兮渺離
思之悠悠繫元聖之有作兮羌獨此乎夕留何所獨無
芳草兮尚於今滋雨露而相繆稽載籍之前聞兮重余
心之耿耿詎土木之是程兮震由衷而增省覽氣運之
無窮兮肆氛祲之異景不憑高以覬正兮曷所徵而能
信謂勞佚之有節兮匪徒務乎游觀固爾民之是力兮
豈予心之所安念經綸之伊始兮紛總總其莫殫寧勞

事之弗亟兮忍而力之胥殘感后皇之嘉惠兮昭至仁
於不忍曰奚上之報兮庸小心之可盡藹子父之深情
兮詎賢勞之見憫爰不日而告成兮夫何我之能敏嗟
神化之不可度兮功迅速之若茲雖輸力我所資兮吾
亦不知其何道之爲屹崇觀之峩峩兮亘千百禩而無
隳寧遊宴以馳騁兮吾將驗休徵於天時顧嘉名揭揭
之匪願兮亦民心之所附也謂予有其樂兮吾不改乎
此度也載稽是作之經始兮豈圖逸乎厥躬儻斯民之
不獲所兮雖於樂兮奚庸紛鼓鍾之雅奏兮揆厥好之
攸同諒至德之匪私兮宜昔人已遠而猶崇觀炎劉之
述創兮終不離夫知誘耽土木於翫好兮矧聖制之能
守固高下之懸絕兮亦陳迹之不朽抱遺經而永歎兮
詠聖德於悠久曰余未有知兮遭世孔仁當聖神之制

作兮舉萬國其咸賓視子來之尤盛兮又奚獨茲臺之
與倫固將邁隆古而有永兮等宇宙之皆春辭曰猗歎
乎臺之莫我夷兮懷余馬之可追來者有繼曷其作則
兮吾將從周文之所基

繭館賦

李子才

名懋建康人

有博文敦禮之君子稱往古盛事而告客曰漢有繭館
皇后之所親蠶也予亦嘗習其書而睹其事究其制而
知其說之詳歟蓋自夫蒼姬訖錄炎劉奮興淳風未漓
盛德昭明抑末務以崇本尚恭儉而克勤故雖隆爾母
儀以示萬姓而必躬執婦道以倡九嬪則夫是館之
築其殆庶乎基漢家四百年天下之承平客曰唯唯所
謂繭館非古者公桑蠶室之類乎然則其事固非創見
於漢特至漢而新其名爾彼良農服田比櫛次鱗非不

多也而帝籍千畝胡秉耒而躬耕蓋竭已之力所以奉
禮祀之窳盛紅女懿筐晨遵微行非不衆也而世婦獻
繭胡手繅而三盆蓋爲黼黻文章之服不可以自怠而
資人其所以同主宗廟社稷之重而上配九重之尊者
良以此也想夫步搖之冠翬翟之衣委委蛇蛇僮僮祈
祈淑慎不忘肅恭有儀翁乎媵嬙燁乎珈拜六宮皆春
列館同輝縈素絲之皎潔濯清泉之漣漪於是御者子
來效焉景隨求端理緒積銖累緇爛霜雪之盈延煥玄
黃之在茲戒慎乎幽風卒歲之語擬議乎萬覃無覈之
詩存心乎經綸玄紘之織終事乎詠歌福履之綏如是
而謂之基漢家四百年之業君子之言信不誣而有徵
矣君子曰善子雖未究漢館之制而立言之理則然一
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當其寒欲民從以畢協

齊身率而先難故將有聞獻繭之事而同挾纊之歡者
若夫椒房蘭室玉戶金鋪重樓曲閣圓淵藻檻歌臺舞
榭披香度曲綺繡雲衢纂筆金屋愴聲色之歡娛汗汗
青之紀錄此固非漢室之令典而君子之所不道也雖
然此非漢之所得而尊羨也後有作者因丘陵以爲高
而高於丘陵者也苟能宏遠其規模廓充其矩度增益
其儀式振揚其聲光攬扶桑之枝不足以供蠶挹靈潢
之水不足以奉繭則我皇元之制作當百倍於漢不其
偉歟客謹受教而去

龍虎臺賦

江孚

常山人

吾聞幽都之山接天樞而爲一靠鬼首萃崩劣紆鬱幾
萬里兮挾居庸之南出壯乾坤之險兮開混沌之端倪
滴龍盤而虎踞兮屹高臺之變岷右太行之峩峩兮左

滄海之湯湯負天關之具顛顛兮面紫極之清光觀夫臺
之為狀也則博敞侗儻朝昏來往嶽岑參差日月蔽虧
軼陰雨於大半俯星辰於下墀溘氛埃而軼浮景兮出
凌兢而入太微吾亦不知其高廣之若是兮蓋天地之
所為若乃峻嶒截薛撐鱗奮鬣周迴連蜷蜿蜒鉅杯
蒸潤而雨降崖轉石而雷喧勢將騰海水而噴薄鼓顯
氣而飛天吾是以知臺之所以名龍神變化而無前至
若嵌巖豁舒有呀其牙屨巖岈岈而爪而攫春花明而
文炳飛泉咆而慄魄衆山奔騫於其下兮若百獸震掉
披靡而前却吾是以知臺之所以名虎雄萬古而磅礴
爾其季春歷日法駕壯巡五輅輝煌萬綺紛紜鸞旗鳳
蓋之粦麗金干玉戚之晶熒警蹕既啓天顏甚邇散皇
風以矚幽考聲教之所被吉行信宿於焉而止喜地勢
之高平縱登望之崩崑乾心降而徵怡都人仰而稱偉
於是名臣良士朱虎變龍迷清飈於有土噓元氣於太
冲鼓舞六合奮躍群雄出淵潛之滯跡起巖穴之幽蹤
吾又知夫臺所以名龍獨山川之勝又快夫風雲上下
之相從也嗟夫威加四海知霸心之猶存直計百金招
險德之為至圖功業於丹青致獲良於千里是雖可以
壓銅雀而下姑蘇又豈足以並茲臺之美乎歌曰瞻層
臺聿于穹隆兮肇基太始垂無窮兮爰考休徵熙淳風
兮於照靈臺與俱崇兮

金馬門賦 陳直

吉安永豐人

王闢浩兮凱歌昆明澹兮息波宛駒踏月以西入金馬
倚空而嵯峨紫武皇之餘志奮拔山而誓河懷汗血於
萬里涉滇滇而揮戈偉羊毛之神異鼓天韞之至和鍊

棠谿之精粹範鳳臆而摩抄於是東門京技獻其奇巧
魯般門名易其傳訛此金馬爲待詔之署所以名千載
而不磨也歟想夫是門也未央蟬聯輅軫旁午鼈脊摩
空璇題刷霧通曠娥之往還儼鳳鸞之軒翥鰲牙撐柱
九閭闔之中天洞豁含牙闕崐崙乎太古忽金馬之當
前蹇躊躇而若顧磨瞳射影於銅鋪鑄耀光浮於瓊戶
天關曉闢驚榮水之出圖月殿夜輝與銅仙而共語獸
環搖壓響之玲瓏魚躍振連錢之絡組爾其馴儀丹陛
駐彩黃扉匪啣杯之獻舞兀立仗而不嘶天矯九重之
龍出品煖兩觀之翬飛至若虎旂嚴宵雞籌報曉朝劍
迎花春旂拂柳亂錦鞦之銀勒恍瑤池之觴酒蓋髣髴
乎殿後之鞭非迫旋乎左驂之掉通指詣之嚴凝冠天
梁之焜耀宜夫擅禁蘄之清華爲諸賢之待詔若乃禁
高靖密列署峇峽八駿戒馭群龍滿朝瞻翠華於雙關
遣鑾韻於九霄佩繽紛兮瓊瑤冠威蕤兮蟬貂袖天香
之馥郁隨雲駕之飄颻爾乃縉紳雋彥曰從曰陪公孫
大廷之對相如詞賦之材主父嚴徐之雄辯雜公曼倩
之談諧或朝奏而暮召或徒步而鼎台朝夕乎論思之
獻愉揚乎盛德之培雖望之與更生亦相繼於後來咸
展騁乎長途之驥而下視乎伏櫪之駘吁不榮矣哉然
而武皇好賢固形於跡弛之思與泛駕之諭而多欲之
害不免誇於天馬之歌與褻蹠之缺雖麒麟天祿盛者
於圖書之府而射熊屬士乃見於列宇之數不其欲賢
之入而閉之門冀士之至而塞之語邪矧驥德之良不
尚於天人三策之老而繞指之柔徒取於曲學阿世之
儔則吾於助也數子其又何尤也昔駿骨之市燕昭有

金臺之崇千里之邵文帝惜露臺之費且范蠡之金尚
失報功之誠子期之金亦嘆知音之意而世方慕乎漢
世待詔之迹榮羨乎漢世金馬之名羨也然金碑之選
有觀於黃門之牧驃騎之舉有得於馬前之輿則武皇
金馬之署詎可以過非而待詔之選又可以厚誣也哉
嗚呼建章霧沈未央煙滅露臺荒涼銅駝荆棘石龍鱗
甲飛動於劫灰之塹而茂陵石馬感慨於秋風之客於
斯時也吾意天馬之在人間不為龍劍之遁深淵則飛
入乎天門之空霄安得起相如之輩挾東方之徒而與
訪金馬門之遺跡也哉

蒲輪車賦

李括

寶定人

猗歟漢武之馭世也承文景之治平祖高帝之用能慨
勵精以圖治延四海之群英罷黜乎百家表章乎六經

慕殷高之招徠噫姬文之親迎慮趙綰之一薦萃安士
以彙征爰下求賢之詔徵申公於魯庭匪禮儀之致備
胡得賢而委身爰駕其牛爰蒲其輪予以表求賢之意
予以彰待賢之仁蓋車以安而致遠輪以蒲而靡鞿載
馳載驅靡震靡驚止軌杙之不安平軒輕之有傾是車
也因茲輪而運用是輪也因茲蒲而見稱是蒲也因求
賢而見貴是車之制也因待賢而異名此蒲輪之取義
所以敬老而尊榮也想夫帝之徵公也帝以公之高年
而是重公以帝之致禮而是興帝以公之共治而是求
公以帝之言用而是行奈何為治之道下訪力行之言
方陳適忤帝意志不獲伸既予聽之藐藐又胡告之諄
諄托明堂以議禮爰踈之而莫親是則武皇蒲輪之徵
士徒有其名而蔑厥真也厥後窮奢極欲人才一空悲

董生之長往陋弘湯之見崇卒之海內虛耗而為方士之所瞽矇帝雄才而大略先有始而無終諒蒲輪之虛設誠無用乎申公盛哉皇元車書會同陋漢武之求賢藹唐虞之高風登崇俊良立賢無方懷瑾握瑜者已拔乎草萊調燮贊襄者已遊乎宮廊然而徵能聘賢之令數下韜光晦迹之詔屢頒是求賢以實而不以名用賢以言而不為難又何必若漢武安車蒲輪而後賢者得其安乎

龍馬圖賦

鮑恂

崇德人

湛滎河之靈源兮通渥洼而為一巨崐崙而長流兮何澎湃而汨涵涵神彩而不可泯兮上貫乎房星之垣偉龍馬之特出兮忽騰躍乎九淵濯雨露以為儀兮挾風雲以為力夫何負圖以效祥兮紛惚惚其莫識或一六

以相比兮或二七以共居或三八以同友兮或九四而並趨迨中數之載稽兮曰五十而有五若銀河之布星兮燦歷歷兮可數地固不愛其寶兮匪皇犧其孰知理先契於俯仰兮圖後出而弗違吾想夫受圖之始兮廓人文以昭晰彼龍馬之為物兮特寓道之一器乾龍時見兮坤牝貞為離位乎東兮坎位以西震巽旁聯兮艮兌隅列四維攸布兮八卦斯設天道何尊兮地道何卑雷風相薄兮水火順施亶皇犧之為心兮一無形之太極與斯圖以默運兮妙始終而罔息信炳炳以昭揭兮如日月之行天龍馬固不知其何之兮獨斯圖兮萬年暨龜書之呈洛兮何三同而二異究無言之至妙兮先禹符而羲契懿宣尼之天縱兮曷遭時世之孔屯並鳳鳥而為歎兮亦復歔歔乎獲麟藐余質之朴陋兮徒還

違以求索滴寒窓之曉露兮每究心於圖畫細斯圖之
未出兮慨至道之孰存豈宵默而難言兮尚按圖其可
論幸明代之際遇兮闡圖書於東壁吾知龍馬其復出
兮又何幸見斯圖於今日

王會圖賦 李廉

安福人

晉陽起兮揮天戈條隋氛兮挽銀河儼皇居兮突兀俯
六合兮誰何森乎如一軸當中而群輻俱湊煥乎如北
辰居極而燦宿共羅方其大明開閭闔闢魚金鯨次筍
玉鶴立拯衣冠兮中州率侏離兮異域扶雙崦嵒篲鉛
祝榮渺八紘兮萬里重象胥兮幾譯而乃貢琛獻贄俯
伏主臣前追後隨穆穆彬彬環佩鎗兮拂朝露旌旌舞
兮旭海暎絳紗啓兮玉斧明雉尾疊兮翠葉續玉宇泓
澄天顏肅穆偉盛德之形容恍丹青兮一幅海色天光

洞財輝映瑰奇譎詭萬怪千勝恍兮九鼎並列而戢戢
乎方物燦兮輿圖初開而混混乎遠近也彼其金齒斷
齒環耳玲瓏迤邐而階進者非交趾夜郎之遺實乎翠
髮鬖茸綠睛轉紅俯偃而欲前者非鐵勒頗超之裔戎
乎雅鬢生風左衽並臂此吐蕃之長部西極而並至者
耶裘氍點雪帽茸飛霜此靺鞨之酋領北國而入衛者
耶或駕象兮侏儒或蒙膠兮蘧蔭或織皮兮崑崙或卉
服兮東隅或額金兮項環或足貝兮膺珠或披赤罽或
負黠鼯或劔兮吳鉤或刁兮錕鏐南冠越喙駢頭接足
齊儂楚傖倉氣屏容肅莫不盱眙傾眄恍踏踔慙五方
之異形慕中州之清淑趁多士之濟濟偉文物之郁郁
也粵茲圖之孰創兮實遠慕兮周室俯聖治之何如兮
偉姬旦之羨績天風無迅海波不揚楛矢來兮肅慎白

維獻兮越裳宜顏師古之彷彿而經營閭立本之所以
盤礴而彷徨也然予嘗之攷貞觀之初飢蝗未息頡利
未痛文皇方力於教化金鏡方勒於都俞夫何師古以
六經之學乃區區於一圖後王會以蕩君心孰若明王
道以贊廣謨且夫明堂之位乃漢儒傳會而王會之編
安知非史氏之諛况乎重譯之至周公方爲之退遜旅
獒之來太保重爲之戒謹則夫史佚周任之儔亦豈爲
是以獻其愚也嗚呼十漸將形於諫疏而王會遽眩於
心目此太宗王業所以不純而他日高麗小醜致天下
於骨暴未必非師古啓之安得不視魏公而心忸也方
今重熙累洽握符闡珍以大一統之規模極大九州之
經綸際天所覆極地之蟠雖塗山之會不足以擬盛合
宮之朝不足以等倫居今日者固當爲宋廣平爲真西

山使無逸豳風之美德見猶欲黼黻師古之餘智而想
像立本之毫端也

黃鍾賦

毛元慶

聖軒皇之垂衣兮心羲畫而聲律同泰階炳而瑞雲藹
兮開文治而熙淳風爰橐籥乎太和兮製律本之黃鍾
冷倫嚴而祇命兮裁嶰谷之筠簫偉美質之天產兮靡
窳櫛之 豐度九寸以爲長兮圍九分而虛中究陽數
於天九兮爲損益之所宗物有則而合天兮道寓器而
彌隆寫阿閣之鳴音兮應朝陽之和雄妙聲氣之一元
兮位冬至之子中相方隅而靜塵兮葭灰實而緹素蒙
候氣應而飛浮兮驗陽復而陰窮顯機緘之密粟兮超
曆象而贊化工信不器之神氣 兮詎物物之爲庸彼
杪忽之起數兮終億萬而無筭自九九而推之兮秩有

倫兮不亂彼毫釐之起度兮極廣輪而無畔自分寸而
丈引兮奚短長之能追因其容以為量兮由圭龠而登
之細勻合之可槩兮鉅河海而不贏也因其重以為鈞
兮由繁黍而程之輕輜銖之不爽兮重華岳而可衡也
小無內兮不周大無外兮不惣經緯六術兮權輿三統
一陰兮一陽生生兮以方各三分兮損益隔八位兮相
當中氣應兮不爽大樂續其成章六十律兮用倍半八
十四調兮有紀有綱五行兮和會八風兮宣揚幽郊廟
兮明朝堂神假享兮人樂康蟄昭蘇兮奮豫獸率舞兮
禽翔雖還宮之効績兮非黃鍾莫為之伯也宜稱名之
最尊兮配養物之士德也既大音之希夷兮浩一往而
莫追變新聲於鄭衛兮世滔滔而競隨幸班馬之載筆
兮尚遺法之可稽何淮南錯陰陽之名次兮京房膠卦
序而支離歷漢晉而隋唐兮駕燕說之紛馳羌昧道而
求器兮金石異而柎黍非兮河汾之高弟兮遇貞觀而
愧之矧五季而宣靖兮又何有乎王朴與諒餘復制作
乎隆古兮諒天意之有待揆理的於討論兮懿師朱而
友蔡探聲氣之元本兮謂當出器 自然竹豈必昆侖
之大夏兮黍豈必羊頭岡之巔灰何似乎河內之李兮
尺何較乎魏晉之先在截竹以列管兮驗氣應之自天
倘中聲之既符兮律斯得乎天全克制作之妙用兮昭
皇德兮彌億年亂曰懿彼黃鍾尊為宮兮長不踰尺大
和充兮天高地下相流通兮象元成功四三皇兮雲門
備物民阜康兮

浙江賦 沈幹

衢州西安人

鴻濛分鰲極立五行生水居一藐東南之海隅湧大川

之洋溢此浙江之所以氣象宏偉不可得而具述也一
棹遊覽爰求其源黃山屹然其下爲泉初爲渺渺已而
繚繚會東陽之別派暨大末之清漣合衆流而共趨堯
脉絡其聯延歷延陵而爲七里之瀨注錢唐而涵萬頃
之天浩蕩弥漫澎湃汨滴接海氣兮浮乾坤吐天光兮
吞日月薄霧朝歛滄波鏡明長風莫興巨浪山立魚龍
或變而或化蛟鼉乍出而乍沒千艘蚊聚萬舶雲集簇
沙際之牙檣舞潮頭之畫鷁萃山海之群珍致川陸之
百物使三兵之富甲于天下者實此江之力也朝焉而
朝夕焉而汐海門喧萬鼓之聲江面巨一絲之力銀山
嵯岬雪屋突兀見者目悸聞者股栗乃有輕儇之童樹
其術蹙鯨浪以爭趨舞紅綃而特出輕性命於毫毛
駭觀瞻於倏忽此浙江之異景而百川不能與爲儔匹
也奔流滔滔如怒如號胥也何勇寄遺憤於驚濤鏗也
何智表一矢以著勞英雄千古陳迹寂寥而此江之水
閱今昔猶一朝話未竟客有謂予曰美哉禹功無往弗
施浙水何爲禹貢則遺水經所載原委無疑以漸爲浙
誰其易之蓋書法所略者由不費禹功疏鑿之所致而
名水之有異者庸詎非文字訛舛之所爲吾黨之士見
一物而必格恥一事之不知詎可不究夫此江事迹於
往者而使詳此江景物於一時也哉賦者於是作而謝
喜而歌曰越山杳藹兮吳山嵯峩中有巨川兮與海通
波書固略之兮水志豈訛考輿圖而稽故迹兮亘千古
而不磨

江漢朝宗賦

李原同

繫鴻濛之肇判兮奠高深於西東維百川之朝海兮羌

四方其皆同問江漢其何取兮乃獨謂彼為朝宗豈眼
嶓之高峙兮故下流之奔躍勢已順之自然兮曾不做
夫疏淪抑孰知龍門之未鑿兮渺巨浸之稽天瀘九州
於一壑兮又何有乎茲川彼眾水之無謀兮紛陸梁其
扼塞勢驕逞而不摧兮咸齟齬而未想江漢於此時
兮雖欲朝宗而不可得逮神標之遍歷乃載疏而載通
泚歸墟以不溢兮決險阻而無壅臨茲水之妥帖兮乃
靡然而來通排淮泗以爭先兮沉湘而互後過重湖
且焉而止息奔潛沱其駭奔走導龍灣而磨折兮全鄂
渚其輻湊酒醴渺其依乘元辰浩其雲從汝墳於焉而
致順兮資漸於焉而附庸滔滔汨汨相與會同兮安行
而不怒流內方而鳧趨兮曾何有夫跋扈經雲夢而魚
貫兮咸遵道而得路驚春湍漲以澎湃湧銀屋之嵯峩
恍諸侯之來朝兮鏘劍佩之相磨夏潦盡而安流兮湛
於碧其無波又若干乘之來宗噦鑿聲之載和暮阜旁
圍而莫留兮大別橫絕而莫禦群山蹈舞以送迎兮若
回旋而不能去後天兵使奔蜀兮前陽侯使前驅湘靈
為之清道兮令海若兮舞馮夷鮫人隨以貢珍兮望洋
於焉而獻奇玄螭赤鯨並前進兮形蚶螺而凌蛇望海
門之偃蹇兮渺眾流之君長萬壑注而不盤兮信歟量
之至廣矧江漢有君臣之義兮舍茲名兮焉往彼在山
而過潁兮豈其性之本初相彼水其尤若茲兮可以人
而不如謁洞庭之落葉兮歎三苗之弗率見赤壁之歸
帆兮嗟孟德之至逆渺汨羅之流沙兮嘉三閭之精忠
宜流聲之颯颯兮與茲水而始終睇廟庭之古柏兮慨
神禹其安在偉疏鑿之宏功兮歷萬世其永賴昔劉子

之行役兮尚河洛之生悲暨輯侯之入觀兮托梁山而興思况江漢之滔滔兮實吾生之所依夫既出於昏墊兮莫爾居其誰伊念明德之既遠微斯人兮吾其歸乃歌曰漢之廣矣孰初淪之江之末矣孰其鑿之維江維漢春朝夏宗神禹之功江漢無窮

賜谷賦

邵公任

挾天風而上征兮指三丘以為期朝發軔於崐崙兮夕弭節乎咸池繫滄海之浩瀚兮渺萬里其何極曰有谷之在中兮實太陽之自出何崆峒而深窈兮復磅礴而穹隆既蕩蕩而無垠兮亦昭昭而有容方昧爽之欲分兮湧金鉅於青嶂絢晴暉之晃耀兮豁分氛陰其昭曠爰揭揭於九天兮孰錫名而曰賜將跋烏之吐景兮豈燭龍之銜光天雞喔喔而告晨兮海鶴察察而警曉觀

天際之曠曠兮漸騰光於海表晞清露於蓬萊兮旭初暎於扶桑彼飛潛與動植兮咸臨照之無方散蜃氣於須臾兮浴鯨波而動盪烟紅光之相射兮扶赤規而直上隨天運而尤旋兮亘萬古而行空碾飛輪於寥廓兮煥黃道之當中羌旦旦以如斯兮成歲功而不忒偉造化之難名兮妙神機而莫測昔帝舜之欽天兮爰治歷而明時宅嵎夷而寅賓兮專羲仲之攸司將平秩而東作兮乃朝日而識景適春月之殷重兮信推測之必審赫聖皇之當守兮如初日之方升融四海以春和兮囿天下於文明顧愚生之多幸兮獲詞躋於壽域惟出作而入息兮曾何知乎帝力乃歌曰渤海之東有賜谷兮日行自空靡不燭兮天下皆春萬物育兮聖德日新同燁煜兮願近清光獻芹曝兮

少梅賦

胡翰

金華人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薄兮馳余
 思乎瑤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為魂兮玉雪其
 度澹遺世以逍遙兮負姤節而不可拔恍頽然而一見
 兮若經年之遠別散縞衣於空明兮駕蜚龍以超忽情
 尚恍以搖曳兮氣漫汗而揮霍歛雲蒸而颺厲兮紛又
 繼之雨雹撫陽闕與喬如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
 既榴兮眷瑤華其何異靚嫵娟而凌波兮浩綽約乎宗
 阿向北風而含韻兮承南服之冲和春渺渺兮何期望
 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
 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
 兮今胡為此滋垢也豈隨時變化兮恐夫人之逐臭也
 豫章不辨兮樗中繩墨棄厥箇輅兮矢蓬以為直憫眾

芳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
 夫荃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珮纒而弗睇吾將斂而就
 實兮和商鼎以進帝嗚呼勗哉兮保茲今羨世莫諒其
 真兮尚識其似

狙賦

吳立夫

名萊號淵穎浙東人

我觀世間何異厥狙狙公執技役我庭涂投瓜斲果豢
 養飽腴牽繩拽鑿奮躑嘯呼側身舐啖恐懷足跣頰項
 矐矐變幻首顛動因顛指靜類槩株悅憎錯愕滿堂盧
 胡粵自童幼被彩弄雛長跳短躍嬉戲有餘忽然壯強
 精幹猛軀急操襲取智慮畢輸亦復病苦顛賴困矐佯
 顛詐死靈藥在壺豈或老衰涕泗垢滂曲顛偃臙鳩杖
 給扶相彼仕達綽有時譽巧張鄉評雄跨宦衢文馳觚
 櫝武執戟及橫施爪距憤磔牙鬚高門縣簿伺候款趨

豪賊勢脚語話聶需白虎獻議銅龍握樞摸稜唐手霹
震漢符升堂踞坐呵喝擁驅棄律舞法鞭桔刻剗神奸
出辰拉魂扼羆頑貪集辰盜賊攘揄貴與利期貨員其
儲龍則驕至跋躡同塗膠日塞耳褫冠裂裾行遭僂辱
泣赴利辜載觀富盛擅爾里閭經營家室粉飾體膚連
橫白粲負郭黃淤沼池魚鼈峙檻鴨豬彙可必得事在
必圖媵奢服履酒液杯杆窮聲絲竹極色麗姝弗農崇
膾匪賈積帑自晨及暮鴻弋兔享分房割與諄帚德勸
齒霜顏齧舌電嚙噓侵貧併弱欺憎侮愚春花秋葉更
菟澹枯先笑後號去車就道胡然比附竟作睽孤餒哉
氣力孰不立墟當其為人尚有以娛殘骸斷齒縷蝥爲
烏或者爲鬼抑又可獻鱗肌角驪魑魅夔魑一時之頃
幸不汝拘衆人盡然殆不我誣周公之衣勉強曳婁吳

王之矢巧捷速殂身何置網手且捋茶疇云智譎有是
勤劬假靈木客通怪山都雖則多幻蓋忘爾初呼噉茲
世莽矣一區視其有作意在覬覦悲驩交禪福禍並趨
小苛可略山嶽弗殊治安何坑兵亂卒痞暴秦殄楚勁
越戕吳三國鼎立材勇與俱龍虎烏蛇陽暉陰謀五胡
雲擾羌羯相屠弓弩甲旗北騎南艦椎敲敲批却窾骨
輒攻戰圍噤形勢亢虛塞關在前慎不可踰衰孽在後
淪胥以鋪時風哀樂史筆賞誅醫國無術鑄人曷模天
開地闢四海遽廬人消物盡萬世斯史惟狙技已盤踞
自如昔非刻狗今豈乘狐我思世故何計有無緝之成
賦用戒薄夫

○ 定命賦

吳立夫

昔岐周之懿哲兮垂末躅於勾吳延州來之閱博兮秉

世德以作摹予既稟此美質兮參兩閒而與俱日礪礪
以頡頏兮違陋巷而適通都膺文華之被體兮結雋逸
以先驅翮黃鵠之千里兮炯驪龍之吐珠倚山立其峻
峭兮汨河海之盤盪奇材未得以自致兮恐薄俗之淪
胥叱玄夫為予枚卜兮徵吉繇以弗渝曰心遠而跡滯
兮何時命之獨拘怊怊其曠懷兮惕惕以深省收群囂
於一默兮守不動於真靜規豪舉於鴻冥兮混牧芻乎
庶町胡魁梧之數奇兮彼樸鈍則猶天幸遵大路豈不
可兮莽荆棘使吾騁亦欲逃於空虛兮走赤日將焉避
影聿軒騫以有行兮仍轆軻甘所屏離當世之紛紜兮
合自然於溟泮羌造化之無象兮妙機關之翁張叢生
植之各異兮肖智愚以何常役中心之閑雜兮煽六鑿
之披猖朝奔騰靡所止兮夕偃息恍若有亡洒屏翳之

淋漓兮吹招搖之耿光習而出於神奇兮儵又臭腐不
得當邈自古之若茲兮哀吾生之不淑畸汝形而益臞
兮怪汝志之彌臧言蹇澀以少味兮步躡躡無所投足
奮駸齟而眾頽兮割肯綮以旁觸惟先儒之談王兮固
卓立以忤俗環車轍而至老兮陳詭詩以遭逐問蘭陵
悲芳草兮登鄒嶧感喬木慊素衷之陘尾兮絲千祀其
芬馥彼普闍之弗思兮行狹邪如平陸託黃老而險鑿
兮攻春秋以阿曲亂鳧鶴之短長兮衝涇渭之清濁不
率循於中正兮每僥倖以致夫顛覆豈昔吾之自奮兮
今獨有此沈憂託松柏之幽蔭兮招庶麋而與儔俯環
堵之湫隘兮猶采掾之彫鏤駕柴車之朴素兮亦炫燿
其華輶等羹藜乎梁肉兮齊衣敝於貂裘窮匪通其不
鄙兮賤無貴以何羞嗤予音之寡和兮譽汝器之無不

周斯視聽之既極兮曾不遇曠與婁麒麟出而野死兮
鳴鸞鳳之啾啾幸定分之有在兮肯他岐之往謀何艷
陽之駘蕩兮破寒谷之颼颼諒勾萌之畢達兮雖壅闕
其無由不吾用則亦已兮况斗絕於荒陬終越秣以燕
刷兮夫何足以自疑

尚志賦

吳立夫

惟太區之寥廓兮紛庶物之孳生藐予身之中處兮鬱
予志而不得逞竊獨嗜此古學兮指前哲以作程味詩
書之醇粹兮獵道德之精英悼世俗之馳騫兮吾何有
乎我行將歲月之不我與兮兀淹留而無所成沈憂以
氣索兮却立而質靡戒胡攻蹙躡而狹步兮守眈睞謂真
贖嘗療目以霧披兮焱竒肱而風厲墮泰華以施簪兮
縮長河約之帶綽喬皇之脣藹兮叱麒麟使承蓋神若

唏而犇騰兮劍龜鼉子濤瀨招屏翳予擗帷兮斬蚩尤
以褰旆折建木以指麾兮唉曜靈之西邁將欲往彼鴻
濛兮授予筭乎霄漢亦或悲此骯髒兮發商歌於達旦
溘世氛之溷濁兮噓天籟乎崖竅薄高丘以闖遠海兮
恒傲倪而不顧返何憺何以難進兮曰傲數而則然顏
子默而樂道兮曾不滿夫一單原生澹其居貧兮尚蓬
蒿之沒垣彼豈不談王術兮甘窮櫛之藐艱秉中心之
皦日兮輕外物若浮雲諒當時之請德兮猶千載稱其
賢跼吾生之沈抑兮將有繼乎古先炳予室之虛白兮
纒予文於太玄莽歛歛與時化兮希嚙泓而道存棄騏
驥而蹠蹠兮登蹇駮乎前軒滌桑濮之嘈雜兮九韶嘆
焉無聞固泰豆之不世出兮又何見夫榮援彼何人哀
時命兮每嗟卑而嘆屈曷不尚予之志兮仰孟氏之遺

則繫老農之力田兮且多種而鮮獲矧奇士之環叢兮
雖凍餒其奚卹增螢爝以日晶兮積埃壙而山嶽向汙
泥求夜光兮經劫火見垂棘惟傳險之版築兮板南其
以興國亦有漁厥磻溪兮擢赤鯉以予翼挺爾躬之蒙
蠲兮肯受人之羈勒惇鄒魯之雅言兮建燕趙之嬌節
糝瓊糜而我餐兮羅翡翠以爲服秉剗刷而剗裁兮錯
和鸞以游息撫鴻荒其若今兮觀六合爲予窄齊窮達
於一塗兮與聖賢而同域翮丹穴之蜚鳳兮粲九苞之
翕施將乘之以觀舜文兮孰知予情之至極

貧女賦

吳立夫

伊大鈞之塊北兮數動植於八紘茲女蹇其居貧并乃
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屬多難之來兮空展
轉其寤寐兮魂惕惕如有驚顧儋石之不儲兮支墻屋

之歌傾印鼠跡於床塵兮网蛛絲於門楹胡藍縷而不
完兮又機杼之無聲凜寒風之中人兮感促織之宵鳴
拂敗奩之殘蠹兮舊鏡黯以羞明銅釵折其半股兮亂
髮鬢之縱橫拈竹筐之素縷兮箴欲澀而不行亦何心
於組紉兮况鴛鴦之能成挾故絮以假寐兮耿寒焰於
孤檠誰哀吾之窈窕兮幸自保其堅貞嗟父母之鞠我
兮羨裳衣而藏匿矧櫛風而沐雨兮身乃罹於荆棘忍
須臾於溝壑兮豈敢休乎蠶織欲一弦其盛年兮縱粉
黛而無色羌鑽穴弁踰垣兮謂善淫之爲惑庶容德之
可全兮雖凍餒其奚卹彼鄰姬之纖巧兮日靚粧以登
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插翡翠之搔頭騁茲心之嫉冶兮
學趙舞與齊謳佩塔蘭以求媚兮祗怨曠之懷憂信怙
寵以求榮兮盡夙夜於衾裯飛瓊觴以嬌醉兮秉銀燭

而懼遊恨兀兀以獨處兮欲從汝以為謀細娛幸其可
翫兮重桑濮之貽羞寫予心於溝水兮恐年華之遷暮
甘蓬葆而不恥兮豈蛾眉之見妬且絕世而特立兮逮
傾城而弗寤迺蕉萃之或棄兮縱效顰而固顧紛采彼
之柔桑兮輕擲金於行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微隱德吾
誰慕繫二南之發政兮田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
兮獨不撫乎惇嫠利遺秉與滯穗兮豈年登而啼飢倘
卒歲之無褐兮何功裘之足為慨茲道之愈遠兮指古
人以自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聲之以為詩詩曰有美
一人兮東鄰子耀金珠兮列紈綺弄姿飾鬢兮匪挑伊
李朝為春風兮暮則流水曰妍曰醜兮云誰之使見肘
決踵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寵之一失兮
金屋生塵固榮艷之匪望兮又何必怨夫陽春

燈花賦

任叔寶

號松鄉山人
州安定書院山長

夫何清夜之炳炳兮吐丹焰之灼灼日抱烏而行空兮
月樹桂而流魄矧膏火之自煎兮乃含華而舒萼出坎
離之澗濟兮燦火燦於尺宅返求神於九死兮忽金芽
之中拆曰惟人事之吉兮或成神於龜焦主人曰吁
蒸成菌樂出虛呵骨祝凡迎鵲避烏是故率天下而途
也物有儻來豈固以喜為示也事有妄意亦固以喜為
戲也羌不知其故也天地沕穆兮萬物以遷人志侘傺
兮日鑿其天工為商而智鶩兮接為構而心然精神外
薄兮物挹其先嗜欲將至兮兆扣其玄紛吾車而交誘
兮固鬼神之所玩焉萃女入兮昌出囚越施進兮蠶具
舟姜醉遣兮戈逐羸侍巾兮夜挾輶贈予策兮魏課釋
予驂兮中流兆豈足以行矣機密庸其所投竿籊籊兮

車以載築登登兮象以求五羊百里一言千秋堂下
幾旅中馬周允夢寐之不叱燈有占兮何由至若角統
粲兮夜泣守宮殷兮臂紗濕織室兮魏倂趙近家兮代
籍斬人祛兮誅謀射人鉤兮縛釋將孰從而訊之抱驚
魂之初惕龜鼎香兮羔羨采我頤兮動吾指食既戒兮
皮冠何從酒在盛兮睨無褐之與同彼夢泣而且曰跋
或壺而履凶府潭潭而具刑兮壇壘壘而趨縛位上卿
而東市兮身四輔而仰藥九錫具兮神飛符羨新兮魂
索呂肉赤兮霍骨白薄氏貴兮昭誅成母尊兮王氏礫
祿如意兮豕人立玉樹歌兮擒虎追諒兆吉於未然亦
是花之所謔鄂鞞鞞兮誰欣終不臧兮誰虛嘆夫憂樂
同域兮吉凶迭馳利害焚槐兮是非守機喜不足以德
色兮戚不足以留眉天不可以逞計兮道不可以預推

適來時兮適去順直悲欣兮目一瞬驅五步而却止兮
有千里之陰勒抱墻角之短檠兮聊以對白頭之繁燼

寶康賦

任叔實

紛萬山而越行兮氣蜿蜒以冲融東赴海而將窮兮勢
糾結以益隆又析鄴而東行兮有開元之故封出雲南
之廿里兮摘青櫺於秋風斲華項之右股兮乃益崇
西墉叱太白其逆走兮柱南山而膺空下廣衍兮為疇
為丘中䟽淪兮為洄為流忽寶康其隆起兮寶枕雄乎
一州喧騰於釋子之鍾鼓兮屈辱於牧豎之篲笠又不
知白雲蒼狗幾變幻兮而春忽秋也木偃蹇其獨卧兮
而秦封之不受固將叩其據於混沌也花摧折其持芳
兮而移根天上之年瞭乎其猶可問也於是訪昔人之
所廬兮得嘉定之故址察鳶魚之上下兮收端倪於天

地迺籬蓬藿迺斲松梓棟突兀其凌雲兮門洞開而出
日水抱曲而吞江兮玉橫陳而架笔羌紫陽之舊祀兮
有白鹿之初訓瞻申申之燕居兮立青青之彥俊以游
以息以講以習時風乎其詠舞兮曰微吾其誰歸日彌
高其鑽仰兮亶卓乎其如立噫嘻道不擇地而存兮地
不擇勝而導蹈廣大兮精微之用著宅高明兮中庸之
體具邠從事於斯文兮其有考乎廢興之故

郊祀賦

傳與礪

名若金新喻人教授

維至順壬申十月之吉大臣既奉遺詔祖嗣皇承天命
率舊章雲合九族日臨萬方紹丕基於既遠衍休運於
無疆迺稽典籍陳禋祀戒有司飭行事謀泰龜以時日
薦純牲於天地於是春官議禮庶職效能考壇墀於陽
位辟氛埃使清明垣繚立而規合石絲砌而方平組帷

續其綺錯氈毼翼以相承洞百靈以趨走齊二氣與隆
升犧牲既成燦盛告潔赤精召陽遂之火素液注方諸
之月黃琮掩藹而霞潤蒼壁泓涵而冰徹是皆將以表
至誠通明靈罔不因清濁以辨位放圓方而成形也皇
帝方以春秋鼎盛肆命重臣攝行大典戴弁星羅飄裾
霧卷對越上下潛交幽顯儼壇而翼翼躬服事以勉勉
凡百多士亦肅且和駿奔就列佩玉委蛇御史執法曰
糾其儀端白簡以山立鐵柱冠其嵯峩于時萬境疑淨
群聲聞寥星翳翳以沈漢斗遲遲其轉杓樂舉兮應律
煙登兮干霄天門開兮紛照耀靈之旗兮下飄緇般倅
從以振霧芳菲菲兮而揚飈爾乃酌以玄醴藉以白茅
三觶迭進八音不涓蜺龍天矯於寶篋威鳳翩翾於雲
旂祥光燁以浮宇景氣郁其覆郊禮言備神具醉揚空

歌旋靈旆神之來兮陰陽會神之去兮福祿萃昌皇祚
兮彌億年世修祀兮永弗替邊豆既撤百寮降止工祝
將昨致嘏於天子浩浩乎洋洋乎莫不鼓舞元化泳涵
恩波用昭明於靈貺咸稽首而作歌歌曰
帝承天休膺大寶兮燔柴于郊假穹昊兮慶雲下流被
百草兮群黎熙熙安以老兮崇德圖休以永保兮

觀瀾賦

傅與礪

淵乎深哉道洋洋不可極兮萬化泯泯其同流浩浩吾涉
夫聖之涯兮蹇欲濟乎中洲朝濯髮於江漢兮夕余將
浴於沂泗觀逝者之如斯兮沛百川之方至乍澎湃虯
滴以若傾兮終紆徐迤邐而趨平空漠漠杳其下垂兮
雲續續曖而上征長迴薄創以合沓兮陽景翁霍森以
混養靈剡風交馳兮氣憑憑與相盪窮余目不知其遠

兮下孰究夫文尋繫進流之有漸兮蓋稽夫源之深心
與境遭兮冥合乎斯道嗟末俗之波流兮蕩澆風其瀾
倒紛雨集之溝澮兮溢朝盈而夕枯使河海可蠶而測
兮豈云異夫潢汙亦惟涓涓之始兮積之以浩浩既混
混其不息兮淵淵焉以深造彼龜坐以并觀兮固難與
語夫津涯昧者又不察兮競好誕而喜夸莽迷源而盪
入兮愕望洋以增歎儻遂返其初兮羌徒求乎汗漫嘻
先括豈其然兮亮有本者如茲惟古訓斯昭昭兮歸求
之有餘師淨以澄心兮浩然以養氣沈浸乎禮樂兮涵
之以仁義大中以正其源兮至和發而靈波一勺不見
其少兮彌六合而非多尚麗澤之是資兮旁流之務塞
謙以持其盈兮滿焉而不溢成章其自達兮勢有萬而
必東邇之潤吾身兮遠將及乎無窮亂曰大川沄沄湍

以駛兮乘流斯行坎即止兮厥有源泉故不
伊合亦何取於是乎
兮匪道

瓊芽賦

并序

陳衆仲

名旅莆田人國子丞

藥陽之野多芍藥人掇其芽以為蔬茹雄武邢遵道始
治之以代茗飲清腴甘芳能輔氣導血非茗飲所能及
也至治中有旨命如法以進天子飲而嘉之於是乎有
瓊芽之名夫芍藥之為物以花豔取重於流俗至用為
藥餌為烹飪之滋皆不足以盡芍藥之妙自著本草以
來至今世始得因遵道以所蘊者見知天子何其遇之
晚也余惟物之不遇於世者多矣固有一無所遇而竟
已者而不欲以它伎自銜至晚始一遇者亦可悲也余
年四十又一始為國子助教天曆二年夏扈從至京因
過邢生飲瓊芽而生徵余賦其辭曰

繫神臯之瀟迤兮余常策馬而孤征朱光焯陰雨復暘
兮瓊芽怒抽寢滿乎郊坰彼父子之種種兮持頃筐以
取盈蓋淹之以為道兮復芼之以為羹友野茹以雜進
兮至溷辱于腐腥既不得吐曾華以當春兮又不得為
雅劑以上下乎參苓懿邢生之嗜奇兮顓與世而相違
戶腰艾其摠摠兮則紉蘭而佩之閔靈之純嫩兮曾不
得鬯其所施乃登廣原涉芳蒞披翳卉擷珍裁盛以文
竹之筍屑以綠石之磴瀹之以檻泉燥之以夫遂廣延
紺霜遜其色丹竇露愧其液諸柘巴且甘斯培也留
夷軒于芬斯奪也乃若鴻雷既收涼吹初作鸞旂罷獵
張宴廣漠舞魚龍於鈞天厭牛羊於珠澤亟命進乎瓊
芽俾得聯於玉食當是時也金沙紫筍龍安騎火乳窟
仙掌蒙頂麥顆皆於邑以無色甘退列于下左夫何一

幽人兮擊孤芳以徘徊撫年歲之既宴兮恐繁霜其摧
蒐念寵榮之所在兮競膏車以馳或以近而易與兮或
以遠而不見推或握瑜以來駿兮或群薦而非壞以媚
世者之誠可恥兮則寧抱吾而委蛇

味經堂賦

并序

陳眾仲

國子祭酒南陽字木魯先生記味經堂以教其子而屬
余賦之其辭曰

人文疇宣昉庖犧兮犧曷為庖物之頤兮先精幹流有
不可象索而聲窺兮神皇示人以至味匪顯火于釜鼎
兮疇豐吾經味五而和六兮淳母淳整襍然前陳免蕘
之備滫瀡之沃兮鼎俎不薦在韋竹兮匕挾不運載吾
腹兮然而骨肉之滋匪酸甘也氣脉之息匪苦鹹也味
於舌者群所餒也味於心者吾攸屬厭也緬長松之丸

丸兮維懷之臯春雲蒸其承宇兮維書之庖宇有令子
兮靜且弗教人方噬臍兮子之澤也以膏人方歛漿兮
子之辱也以醪有畜之殷有擇之精兮子之食飲也恒
取足而靡勞若夫大羹在登玄酒在斝則吾將從先生
求以遂吾染指之饗也

龍虎山賦

無名氏

隱者無名攷史稽經聞日有客來于上清陳述師道其
口不停余耳由傾賦為眾聽漢有異人長髯碧睛噓為
雲興怒為霆驚石竇一室松門兩高葉分茅之敞屣構
平道之元精爰考厥裔寔為子房之曾者乎始蜀為郡
山幽谷冥大厲被髮而橫掠恠石馮物而起聲魁宵鬼
獨足豐狐千形蛟涎旅饜虎喙人腥凡川陸之交會皆
魑魍之深憑阻國命而暴物亘千里而靡寧時惟異人

惻然太息功成九轉身騰兩翼戒山川之攸司訊鬼神
之秘迹得請于帝百靈受職岳祇業我而順今瀆鬼濛
鴻而共役春孟夕望月高露寒俄慶雲之屬地睹玄元
之降山金聲天譚玉色仙鬢宣言秘奧弭節盤桓但見
夫印解肘後之囊劍離佩旁之玦龜紋龍鱗科鱗鸞血
影連天章光奪素月命為九天之師班右群仙之列咨
授既已清蹕遶舉總幽冥而付察群高卑而來賀則有
天孫薦筐天瓢注翠芳以挑實甘以龍鮓雲韶鏘鏘煙
軒雅雅徐有九潦丈人揖青城山人而言曰蜀處西陲
彈丸一隅異人所都人鬼晏如江東之地妖祀滂巫高
明瞰室負塗載車余職舟航願師往厭遂令馮夷除道
海若洽楫回首岷峩轉盼巫峽呼洞庭之君主訊鬼谷
之常游溯彭蠡之導源見靈山之遐陬壤接楚越宿建

斗牛紫氣薰天神光塞丘師乃縮地策杖絕江合舟盥
碣石之瀨尾登琵琶之嶺頭始卜水西俄遷北麓爰有
赤龍逶迤黑虎攸伏飛鳥啣火以燎焚靈蛇吐泉而溜
掬雷鞭當塗之石般獻無枝之木築址建室鑿山堙谷
此龍虎之宮所以為東南之美觀也其山則高藏雲根
遠鎖煙骨陰陽膠轄日月出沒積藍乍乾蘊紫俄勃東
隱鴻儒南育蜃窟玄猿夜啼雪廬晝突彼匡廬羞其老
醜懷王孫其紆鬱也其江則清源發閩寒瀑匯漳蟻航
巨日漁艇嘯雲懸崖仙棲百器具陳倉廩甕盎機杵車
輪撤故營新林落溪澗彼三神睿而難與武陵寓而非
真也若夫宮室之制廣乎表乎吾不得而方也觀其架
楹之梁燁虹之長列綺之窓排煙之蒼禮神之堂金碧
煒煌習仙之方佩服琳琅蒲宇萬石柵栢千章方爽塏

而遂密忽幽眇而張皇白晝變晦朱蒸疏涼鋪以冲虛
之席爇以明德之香中有邵粒老叟身輕欲翔竊桃嬰
兒臉明且光趨如鸞踏立如鴈行醉或十日奕或三霜
句有聯鼎術有亡漿木華春暉月冷秋寂意行紺溪興
在瑤壁提携瘦藤撫弄孤笛坐松根而若遺捨石瀨而
猶憶煙霞默契乎心期風霜不欺乎鬢黑固不知舜跖
之為是非晉秦之為今昔也正七十月望以典崇丐靈
風動激福雲從裏糧雜於殊域列貨侈乎鮫宮設水火
洗滌而煅煉俾幽明昏塞而開通則有黃冠致辭鞠躬
迎當代之師伏章于元壇之上若曰入地升天形留神
往我披鴻濛我經莽蒼昏昏乎入太清之廷得旨于司
人之長王漏戒曉瑤磚夢回萬人竦命帝曰俞哉雪霜
雨風適其候札瘥天昏泯其灾人歸籙昇海曲巖隈若

乃飛昇尸解之說莫明遂古之初仙或有種道或有家
既捐爾有形之累何龜乎卜年之遐留侯傳再而嗣泯
彼蒼繼絕而胄華汎靈株於秋潦竊機石於銀河亦稱
師之鼻祖會義譜於仙都逮茲四九之適際煥乎令聞
之孔嘉且夫懷章而私居者古稱近屬之國不名而猶
拜者漢昉元功之何今也長揖而絕百僚之禮錫命而
闡虛無之科提吏部之選筆倣祠部之絲花於是瓜分
道路之職輻湊東南之車執贄軒首獻方充閭列荆山
之群玉陳滄海之囊珠抵掌扼腕者御空而憑虛攀鱗
附翼者拖紫而紆朱寵聯乎蘭樹爵及乎段李酣龍膏
於甲第飫麟脯於珍廚清歌曼舞長袖輕裾孟嘗春申
交遊視之而寥落平原金谷卉木對之而蕭疎隕朱蹄
於站路奔黔首於泥沙論功過之威福執陰陽之慘舒

示無形之鈇鉞懷不怒之泉阿方古諸侯而莫比顧今
四海而何加此其為道德之富所以熏灼宇宙冠絕往
昔者亦奚修而致此也邪嗚呼意嘻世有隆替道存依
違和光為是執一為非權輿乎劉蜀烜赫乎宋徽繇歷
既久風流山暉神恠不測善幻出奇孰得而周知惟聞
日新符篆之函卷風送鬼物之驅馳寰區稽首而無聞
愚俗聽命而奚疑復有赤壁孤鶴遼東今威託行踪其
遼絕詭形體其支離或嗜酒而嗜詩或談軒而談羲茫
茫少據浩浩靡歸即所謂神仙乎而雖然方欽方食且
裳且衣亦必有不可見者深居海角而天涯嗚呼噫嘻
非山川之奇寵靈之施何能盛大而如斯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五

